論語稽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貴陽王炅中文敷會稽于漸逵肖宦參校

泰伯稽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王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

振華書館刊印

德也（皇疏泰伯實讓傳諸侯讓者侯位耳而云讓天下是爲天下、即讓今周之有階故曰天下不稱仲雍者泰伯讓仲雍隨）

朱註（子曰至德稱焉）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按詩云實始翦商不過敍王業所始興歸基王迹言同非[illegible]不執也此說誤甚）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夫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歎息而贊美之也

愚按三讓之說先儒聚訟紛如惟朱註訓固讓義長（謹按范寧曰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三讓也此與朱註皆以讓天下爲主讓商之說也范甯又曰太王病而採藥出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不返使季歷主喪死不赴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鄭氏合禮繼嗣不彰故民無得稱鄭氏曰採藥而讓季歷爲喪主一讓也赴之而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而斷髮文身三讓也此讓周之說也韓詩外傳泰伯仲雍去之吳太王將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又吳越春秋古公將卒令季歷三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又論衡因諱篇泰伯知太王欲立季避之吳太王薨泰伯還王季辟主泰伯再讓王季不受三讓曰吾之吳越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主宗廟社稷此又一說）

也孫並曰業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受不赴喪之讓讚推太美二讓也爲亂縱而不走卒兼之子以爲已後三讓也此說幷讓異矣然惟朱註鋼固讓取義古人一辭爲禮讓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讓最爲得之 曰三讓者

孔子追論之辭 若一一兩求之則鑿矣三字之義見曾子三省章 泰伯之時周避狄始遷岐諸侯之國耳曰天下者亦孔子追論之辭 讓周讓商之說大抵泥於天下二字耳 蓋父子兄弟之間事最難處爲泰伯者惟讓之一策爲最善然讓而使人知之則太王王季之心不安泰伯以採藥泯其迹而民無得而稱焉則盡美盡善矣曰三讓曰以天下所以明夫德之至也而聖人之發潛闡幽者亦可見矣 謹按魏元珍以此章爲吳諸樊不善讓而發可備一說又按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諸樊卒弟餘祭立襄二十九年閽弒之弟餘昧立一名夷末昭十五年卒子僚立昭二十七年諸樊子光使專諸弒之光立是爲闔廬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 鄭曰葸慤質貌何曰葸畏懼貌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馬曰絞絞刺也

鄭曰絞急也

朱註子曰葸畏懼貌絞 絞急切也 絞從交謂以兩繩交互而絞於上蓋有絞乃以布爲繩縛殮尸者 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按何晏集解本此與下章合爲一章朱子分爲二章今從之

愚按人無禮無以立故欲恭而徒形其勞欲愼而適見其葸（葸字說文未收從心亦無義黃式三曰荀子䜣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禮已也漢書引之顏作葸注謂但愼而無禮則葸之葸懼貌也又文選魏都賦薛勁直而鄭鄉李注亦引此章則葸與思惟古書通用）有勇者馴至爲亂牟直者反至成絞（韓詩外傳子貢愬衣若曰子何言吾師之名乎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此絞之義也說本朱亦楷）無節制之弊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朱註（君子至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吳氏曰君子以下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氏近是）

愚按君子惟以忠厚之心行之初不計民之觀感如何然上行下效則事有必至理所固然者也上章言無禮之弊此章言有禮之效親故不棄先王之有禮也（按偷說文偷爲行䞭遲也竺事也鄭志答泠剛引此文偷作竺是偷乃竺之借字偷揄也周禮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偷謂朝不謀夕是偷乃愉之借字說本黃式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

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愼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朱註曾子至小子 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貌兢兢戒愼貌臨淵恐墜履冰恐陷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其反覆叮嚀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愚按曾子將死故因召門人承尸之故而以詩言告之 禮將死遷牀徹褻衣加新衣於體一人屬纊以俟絕氣則死時手足以四人承之召門弟子承手足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也此時主人亦在尸旁視焉曾元曾申坐於足是也然但憑尸而哭不暇親承手足 啓訓開然非開衾 衾被謂彼君子將死當在寢凡或坐或臥以便事扶爲當視之則此時必非以衾掩手足 但屬其展視耳手足者四體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者心也心不可見而於四體見之全而受者全而歸孝子事親一息尚存未敢忘也語終

復呼小子以身示教切近指點之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皇疏竹曰籩木曰豆豆盛菹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畫云敬子不存大事大學即斥前三禮而好修飾籩豆籩豆此三事爲小有司掌典籩豆之官

朱註曾子言曰至也者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君子主有司存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按顏色以見於面者言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此

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貴矣

愚按敬子爲人証之檀弓（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然吾三臣不能居公室四方莫聞若勉而爲瘠則吾能之而不欲也我則食食）蓋知禮而不爲禮所謂無忌憚者也曾子以道之所貴告之觀下文三者及籩豆之言皆禮之事則此道字蓋專指禮之當行者而言（說苑脩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子知之乎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章雖異而亦以禮言亦可証也）動正出者以道動之正之出之也先王制禮不使强者過弱者不及若人人徑情自遂則充其類而何所不至故陳列籩豆以爲禮正賴有容貌顏色辭氣之誠敬以周旋於其間若無此三者則籩豆之事乃事也非道也是有司也（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有司即籩人醢人之屬也）非君子也亦奚足貴乎敬子承慶朝奢僭之後舉動任情曾子亦知其不可諫救特因其問疾而來尚有一綫好賢之誠故以將死之言先明己意而後正言以告

之其發之也深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也

朱註曾子至斯矣　校計校也易曰荷校滅耳校者交木也校量長短如以木交加兩兩交互也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愚按言昔者以見今之不復有此人曾子未嘗明指顏子然所言皆無我之學殆非他人所易企而其時顏子已卒故馬氏以此釋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者大舜取諸人以爲善之事也張氏曰吾固能豈不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吾固多豈不有所闕彼固寡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有若無實若虛非可僞爲器大者量亦大譬之泰山不自知其高河海不自知其深故不擇壤土細流也犯而不校者涵養之有素也孟子以不仁無禮不忠三自反而橫逆猶是則曰此亦妄人也已矣與禽獸奚擇哉即此忍也　斯指上數端而言從事於斯如回雖不敏請事斯語之事

附公論新報當內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鄭曰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曰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註曾子亞人也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黃式三曰與擬辭非疑辭義較長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愚按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古惟伊尹周公諸葛亮之流足以當之若文天祥史可法阿勝較張煌言諸公畢心蹟力竭繼之以死雖終於君亡國破則盡時數之不齊斷死於可託可寄之義有間矣曾子於君子二字涵泳往復而出之正以見君子之人而後能如此非於此欲名以君子而猶設爲疑決之辭也清按專制之世視君國爲一體爲人臣者以保全一姓宗社爲忠故曾子之言如此然古有受朋友之託寄妻子財產而身赴其難者蓋情義之感乎不能自已不獨於君而後若是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强而能決斷也士

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朱註（曾子至遠乎）弘寬廣也毅強忍也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可謂遠矣

恩按弘毅（包氏義長）以器識言重遠以事功言（任重致遠各兼弘毅非弘任重而毅致遠也）蓋必有此器識而後能建此事功也士之義推十合一（許慎說文）通古今而任事者也由士而大夫（大夫丈夫也即近人稱大官爲大人）皆由士推之（謂）由大夫而卿相（相如贊之有相物從目從木目止也所止於審）由卿相而君（君從尹尹者正也從口古文則從收所以執號而發號施令者）而上之禮表記篇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蓋人必有此生生不已之理而後全乎人本此理而立人達人其重可知一息尚存責無旁貸其遠可知在常人視天下事無與於己而士則任天下事如己事倘非弘毅何以勝之（昔范文正爲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乃此等之器）

子曰興於詩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立於禮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孔曰樂所以成性

朱註子曰興於詩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

愚按詩以理性情故其感人者深清按如夫子於緡蠻黃鳥之詠而悟人之知止於妻子兄弟之和合而悟親之能順於高山景行而思好仁之心於陟岵陟屺而思孝親之序子夏說倩盼素絢而知禮之後子貢於切磋琢磨而知學之進子思說鳶飛魚躍而知化之及於物於友觀伐柯而知文之義其詳又如坊記言睦族讓貴當大學言治國平天下皆引詩爲証又如烝民言有物有則板書曰明曰旦湯盤有初有終天人性命之理備焉若乃乘中論精微藴者審其昏蔽之由而厥其邪僻之心取以爲學者所以興也說本黃式三興者如人倦怠欲寐而忽有以啓發其

志氣使之興而起也禮者經三百曲三千吉凶軍賓嘉各具升降拜跪之儀人自成童已來冠昏喪祭鄉相見日日周旋講肄於其間無禮則手足耳目皆無所措有禮則中有主而卓然不仆矣樂者天地之和所以涵養人之性情者也清濁以聲言之則宮商角徵羽五聲而已上第六調第一第七八九調第二三四而六七八九之聲稍清故古樂五聲之外有四清聲乃宮清商清角清徵清而符律太高難上而不之及此九聲也若五聲而加二變則宮變宮商角徵變徵羽合五聲而爲七又有變宮清介四清聲而爲五而變徵羽仍不能上此十二聲也以律言之春律太簇呂夾鍾律姑洗夏季黃鍾之宮秋作夷則呂南呂律無射冬呂應鍾律黃鍾呂大呂以六呂配六律爲十二也以言之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也以器之言之天子八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也以所作言之則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至雅頌國風是也內之而生易直子諒之心外之而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故曰成樂中之章句亦詩也樂中之節文即禮也是興者立者至此而皆成也此以性情感通言之與窮經之書易春秋並稱者異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鄭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何曰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

朱註子曰更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㲋按鄭註民者冥也春秋繁露民者瞑也皆無知之貌蓋民之爲數也衆而知識未開者居多數宣聰明作元后發號施令則雷厲風行易俗移風則潛移默化雖郊庠學校以教民未嘗不欲使之知然必家喻而戶曉之則衆口曉曉管議起而政教不行矣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謂也濤按言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輿論所可者則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均可備一說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也鄭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

朱註子曰至亂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愚按上二句言小人之爲亂如漢之黃巾唐之黃巢宋之淮南盜元之張士誠陳友諒明之李自成張獻忠是也下三句言君子之致亂如漢梁冀竇武何進王允是也然則爲國者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孔曰周公者周公旦也

朱註子曰至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愚按驕者自滿吝者自私一得之長而夸示於人驕也一得之長而秘爲己有吝也有是二病雖美才猶不足觀若僅小有才則更不足道矣周公乃指一才以多材多藝言不以後言之極美者爲式愚按惠棟曰周書寤敬篇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格制作之原也夫子反其語以誡後世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

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皇疏曰三年學而不至善道必無此理也鄭曰穀祿也皇疏孫綽曰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朱註子曰至得也 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恩按三年言久非三期也凡比及三年宦三年意皆同三之字轉見曾子三省章 穀訓祿本之爾雅釋言卽憲問章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之穀至到也不至於穀言其心在學不在祿也蓋人於爲學之時每存一祿之見況學之久乎三年而不至所以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亂邦不居謂今欲去臣弒君子弒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朱註子曰至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於正不守死則不能善其道然守死而不善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至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

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至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愚按此孔子爲硜硜自守而因時爲進退者言之非爲造時世之英雄言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朱註（子曰至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愚按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況謀政乎非惟無補且以招禍此漢唐宋明黨禍之所以爲世戒也（正義曰孟子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皆此意也）

清按位職也政職所當任之事也不居此職而欲任此事則爲違法侵權故孔子戒之至於民人以國民爲天職卽當共謀國事所謂天下安危匹夫有責不得以此例之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

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朱註（子曰乎耳哉）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愚按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劉台拱論語駢枝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鄉飲酒燕禮皆有四節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之三終也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之三終也歌魚麗笙由庚以間之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以間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以間之此間歌之三終也於是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堂上歌瑟堂下笙並作此合樂三終也若鄉射則不歌不笙不間若大射則不間不合蓋一禮有詳於射畧於樂又有騶虞狸首采蘋采蘩以爲之節而合樂之爲周南召南升歌之爲鹿鳴賓出之奏陔則無異凡四節之樂惟合樂最盛蓋堂上下樂器人聲一時並作而衆工皆備也）始於升歌終於合樂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以爲厲王時人漢古今人表以商本紀紂世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散遂合兩事爲一列師摯八人於紂時然樂記師摯即師乙以其工琴又誤擊磬故說經家皆謂子語魯太師樂在織徵罪又自衛反魯而樂正皆師摯事然無明據惟下篇適齊與干繚缺鼠武其人尊賢者歟然論語又有師冕見之文則魯之太師非一人矣）是以云師摯之始（其詩則鹿鳴之三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合樂凡六篇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而謂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賅下猶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洋洋盈耳歎其盛也倩按亂字之說不一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此訓治亂之亂史遷以關雎為刺亂之詩故曰關雎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魯詩韓詩說皆同然洋洋盈耳乃贊歎之辭若云刺亂何得洋洋之有此說非也朱注訓樂之卒章毛奇齡引儀禮曰春秋傳歌詩以末章自古在昔六句為亂為卒章武詩以末耆定爾功一句四字為卒章則關雎當以末四句為卒章此一說也鄭注謂理其亂猶如亂臣十人之亂又一說也之二說於義皆合然關雎一詩僅二十句以云洋洋盈耳之盛似猶未愜者台拱之說庶乎得之

子曰狂而不直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鄭曰愿善也悾悾而不信包曰悾悾愨愨也宜可信也鄭曰悾悾誠愨也吾不知之矣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朱註子曰至知之矣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疏證曰古悾與空字通子罕章空空如也鄭本作悾悾後漢書劉陶傳臣悾悾推情托誠悉說廣雅悾悾誠也亦與款通屈原離騷文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亦悾悾之類也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愚按世道衰微故朴野之人往往挾詐較本來詐僞者尤甚而又挾此以求君子之知君子或受其欺而不覺聖人言此蓋以見觀人之難焉吾不知之非絕人之

辭正以感慨世變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

朱註子曰至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尚按不及者如前有人行而追之不能及也追之不及則與其人相失故此章猶恐二字根如字來失之二字根不及來言人之爲學而汲汲如有所不及者其心蓋悚然猶恐其失之也清儒何解以爲學之功苟未至則不長久又皇疏未得則求之如不及既得則守之猶恐失之朱註以爲學既如不及而猶悚然惟恐失之此三說者朱註義長然究視不及失之爲二義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曰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皇疏一云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盛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與焉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愚按黃式三毛奇齡據孟子孟子之答陳相上言以不得人爲憂下言非無所用心中引此經及下章爲證及漢晉諸家說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昔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充論衡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以爲不與即無爲之意言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也味本文語氣巍巍乃高大莊嚴之貌何解不求而得天下朱註不以位爲樂皆於巍巍之義有隔皇解於經文須添吾字且與下章不貫及下章堯之則天無名舜武之五臣十臣類推之其義較長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何曰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何曰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

朱註子曰至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後漢處紀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實論斷巍巍贊堯之辭非言

天之爲大也較本註義長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楓誤重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嵩按唯堯則天者舜典曰重華協於帝禹謨曰祗承於帝而堯典則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是堯無所協無所承獨能與天合德也楼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其氣象亦覆蓋一切日則天稱以形容其大康衢老人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所謂民無能名也得舜而舉八元八愷去四凶平地成天內平外成所謂成功也授時熙績皆堯之制作所謂文章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曰禹稷契臯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馬註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何晏集解本治作理蓋據理之訓亦治也然以訓治爲長謂周公旦召公奭姬姓後封燕被史記以爲與周同姓按梁玉繩周之分子迪以爲周之支族白虎通以爲文王子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十九以爲周公兄周家小雅以召公爲成王叔氣亦以爲文王子太公望姜姓後封於齊畢公春秋傳記載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然則畢公者文王之子姬姓高名榮公論語古注云重之以周召畢榮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榮公若用周必敗厲王卒以榮公爲卿士此夷公當即榮公之後毛奇齡引張文檒書以爲榮公除國語外經傳不見而此獨稱錄載十

顛有毛公無榮公高誘注淮南鴻烈解武佐有人謂周召呂畢毛則榮公宜改毛公史記武伐紂時毛叔奉明水左傳富辰毛聃是也 太顛閎夭散宜生史記伯夷叔齊聞西伯養老往歸之於是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皆往歸之及武王伐紂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畢公把小鉞 南宮适史記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書康王之誥有南宮毛舊即适之後嗣也 其餘一人謂文母也鄭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朱註武王至十人 書泰誓之詞十人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孔子至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

虞之際乃盛於此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至巳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范氏曰文王德足代商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

愚按舜臣多矣八愷倉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左傳所謂十六相也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此書所謂九官也書又有殳斨伯與三人朱虎熊羆四人則垂與益所讓者也又四岳一人與九官十二牧共爲二十有二人者也獨舉五人孔氏以禹平水土稷即棄播百穀契敎人倫皋陶作士明刑益焚山澤當之蓋其功德之盛有非垂夔龍諸人所能及者且禹稷契三代之祖而皋陶益幷列三謨也武臣有婦人劉原父云邑姜是也馬氏以爲文母劉氏駁之是也任姒當謂石經作殷人韓氏遂改指爲殷臣而謂衆中曰殷臣雖文王所殺實紂之滅商後仕周與否雖不可知而武伐紂時斷無以之列十臣之理且攷洪适隸釋載石經考異乃無此文則殷人之說不足據也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言唐虞盛於此周言才自唐虞交會以來歷夏四百載殷六百祀皆不啻至此乃爲一盛然雖盛而除婦人外祇九人所以見才難一語之爲然也武王之臣初皆文王之臣夫子故因周之才而思及周之德言當時人才既多天下又三分有二按四書釋地續以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奄在曲阜爲徐州地殷商舊國以所爭田爲限原在今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爲實

州地朱註合歸文貨臨紂不確要列人偷書之耳足以建功立業乃文王終無貪天下之心所以爲德之至此章以才難爲主才難至九人而已六句爲夫子刪書時所書三分以下四句則因周才而思及周德也舜臣武臣兩節則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追記於章首以便文義即左傳先經起義之例也清按唐虞人才之盛歷千餘年至周初而始復見是天之生才有殊哉專治之世君民隔絕雖有才而不見用也若民權主義合天下之才以爲治何難之有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間也按孔說不如朱註義長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黃式三曰不舉禘黃帝郊鯀諸禮者對菲字而言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鄭曰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閒然矣

朱註子曰至然矣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清按毛奇齡以黻蔽黻文似非蔽膝引考工記青與黑謂之黻謂以采色畫之冕者以爵名蓋古者五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裳而因五服作五冕袞冕盡山龍至黻九章鷩冕畫華蟲至黻七章毳冕則宗彝至黻五章而去火不用希冕

劉恭冕云鄭玄冕則韍五冕皆有故總名韍冕云云周禮中曰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韍冕服之韠也或作黻左傳袞冕黻珽杜注黻韋韠以蔽膝也有虞氏無異飾夏書以山此致美之證又鄭元注古者田漁而食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按黻冕毛氏以爲一物朱注從鄭氏以爲二物今以經文鬼神溝洫類推之朱注義長 冕冠也 清按冠乃首服之統名冕乃冠中尊貴者之別號世本云黃帝時胡曹作冕服夏冕不得其詳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鄭注收名收也言於夏之時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周弁也記言天子之冕十有二旒降於士而三則夏殷天子冕士皆服冕而士始不服冕也殷本周禮中毛奇齡蕭氏三 皆祭服也 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清按溝洫包注蓋本周禮匠人文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然此章溝洫即班固溝洫志之所本禹決九川距四海大水有所歸乃復濬畎澮距川而天下之小水無不治盡力溝洫者即濬畎澮距川也蓋大概以治水道言之不必泥周禮之文也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故再言以深美之也

愚按此章論禹 禮記表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蓋禹好仁百姓非能盡仁而皆化於仁也 以豐儉相形見其功德之盛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論語稽

泰伯稽第八終

後學 [illegible] 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貞中文哉 金壇于梅蓀吉宣 參校

子罕稽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朱註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

懋按此章之說不一 清儒何晏集解以義之和訓利皇疏利者天道元亨利貞物者也罕者希也與者語許與之也記夫子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此亦有利命仁而以罕言罕許爲解者然論語言利皆指自私自便損人益己之事無指義之和者其解未確劉寶楠以從訓與謂罕言者利而所從者命仁然何不曰子罕言利言命言仁子罕與利與命與仁且與訓從亦未當焦里堂謂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與仁並言是則與命與仁句上當加言則字亦未合也黃式三以軒豁訓罕謂軒豁言之然夫子言利命實未軒豁也其說尤非也朱註引程子言計利害義命理微仁道大故罕言意謂罕以教人然論語言仁多不勝數終不能無疑也 蓋未思子

振華印書館刊印

罕言字之義耳子者夫子之身也言者自言也（非以立教）罕少也希也子罕言者記者旁窺已久而見之之辭也利者人情之所欲夫子渾然天理故罕言利命者天命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故罕言命仁者此心生生不息之理夫子謙不居聖仁故罕言仁此章之意在記者觀夫子之自言不在夫子之教人（濟按罕言者非不言特言之少耳如小人喻於利放於利而行則以利爲戒而言利又如五十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畏天命伯牛之疾命矣夫則亦言命我欲仁斯仁至當仁不讓於師則亦言仁但論語中似此者實無從至於見利思義道之將行將廢在命又論人之仁不仁答諸弟子之問仁則皆非此章之義也又按史記孔子世家引此作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驕元玠之說本此然解經當就本經解之不可援史以改經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按巷一作衖說文里中道也從共詩叔于田巷無居人疏大道而有徑路故稱巷爾雅閭謂之衖考總竹子問諸助鄭於某某爲句則巷黨連文然巷黨猶今言里閭非黨名也蓋讀達巷爲句助以黨人曰達文誤）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朱註（子聞之至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按御六藝之一禮少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矣非爲人

僕御字也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愚按達者巷黨之名巷黨者猶街市鄉里之謂又如今京師之稱衙猶不知其人之姓名史記作達巷黨人童子皇甫謐高士傳謂即項橐然無所引證故曰達之巷黨人猶儀之封人石門之晨門衛之荷蕢之類此人蓋亦下章太宰之流其所謂大者在博學猶太宰之所謂聖者在多能也無所成名惜之之辭射御者周禮保氏職三曰五射謂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清按解見八佾篇射不主皮章註下四曰五御謂鳴和鸞釋曰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而和應逐水曲釋曰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釋曰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舞交衢釋曰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釋曰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此古者射御之法也孔子聞其人之言而欲執一藝以成名者舉人之謙也清按無名即堯之民無能名太伯之民無得稱君子之不器實不易居故孔子因巷黨人之言而謙欲成一藝之名也然此豈巷黨人所能知哉不執射而執御者御次於射也御非六手相習人馬相應亦自不易五子歌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以馭馬者即以其理求之也不難矣此周禮所以有大馭之官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

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鄭曰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讀爲緇黑繒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朱註 子曰至從衆 儉謂省約 儉有兩義一謂儉嗇用財之省一謂儉省用功之省 緇布冠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 按朱以古無吉貝綿麻爲布而染之朝服十五升得千二百縷加千二百縷而爲冕故二千四百縷 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至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愚按麻冕不在五冕之列 五冕者袞冕驚冕毳冕希冕玄冕又有大裘之冕在此五者之上合而爲六 經傳鮮見 請按孔疏遂以爲同冕冠 胡廣解以爲即大裘之冕 王者冠之以祭天在五冕之上毛云爵弁弁於冠冕尊於弁而顧命王君卿士始麻冕則麻冕乃冕中之最尊者按孔氏胡氏皆無確據以此章吾從衆而言衆人用之夫子從之則非獨王君卿士始用可知毛氏之說亦未是也孔安國以爲緇布冠考郊特牲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玉藻緇布冠繢緌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乃諸侯大夫士始冠及卜宅筮之所通用者則麻冕與否實無確證不知安國何所見而云然且謂麻須三十升布朱子因考爲二千四百縷不如絲之省不知絲細於麻麻既粗而絲亦須稍致未嘗考絲雖細安知省否且麻粗而絲細麻縫而絲密安得爲省此皆可疑者也 惟書顧命康王即位與卿士邦君太保太史太宗皆用之則是喪中從吉之冕也 按白虎通緇冕爲麻冕者則宗廟之冠也冕用麻者女工之始不忘本也引禮

附公論新報館內

詩采收周冕而祭爲疏然周禮而祭無麻冕而祭之文也未確此曰衆曰吾從則大夫皆用之者也孔子爲大夫故云此冕用麻用麻者見有異

不能盡從吉也然六冕之中大夫唯用玄冕此殆即玄冕之制因喪中不得盡從吉而用麻歟故曰麻冕純如純服祭統純衣昏禮及士冠禮之純即祭統所

謂純冕也按祭統君祭太廟純冕立於阼麻冕此於經傳別無考見則不常用惟喪中從吉乃用之以偶一用之而多製此冕今不用

而代以純純當是後世所制既難以祭則係常用之冕喪中從吉用此以代則不必別製麻冕故曰儉純冕非先王五冕之制五冕之制見禹吾無閒然矣章

及君子不以紺緅飾節後附考即非吉祭之定禮且其色陰幽玉藻大夫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純色陰幽又古人純多誤緇故代麻冕而可從

也先儒有云五冕皆緣統名麻冕謂按說五冕皆積麻爲布以制之可也言皆麻有統名麻冕則非也古者纖緇之服皆絲練絡之類皆然無木綿其所謂布則皆麻也布爲朝祭私居冠服所通用故云五冕皆積麻爲布以制之也然不

得言麻不得統稱麻冕者古言麻多指喪服如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閒傳大祥素縞麻衣皆是唯詩蜉蝣篇麻衣

如雪注以爲深衣然詩無明文則安知麻之即深耶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注

亦以麻衣爲白布深衣此則大祥之言麻衣布衰麻衣布明明有別曰布衰曰喪屨又明明皆爲喪服注何所見而曰白

布深衣耶古者大夫各臣其臣故夫子疾病子路猶使門人爲臣有司當即大夫之家臣大夫三月而葬則是有司者於其

君死三月將之卜宅葬故用喪服而又不得盡從喪服乃以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別之則麻之非深明矣又喪服亦稱素

衣綃衣而純以素冠不則緇素即皮弁服然皮弁服皆言素積從未聞有稱麻衣者是喪服可稱素縞而素縞且不可

稱麻衣矣況深衣耶況縞玄未黃各衣耶衣之布麻爲之而不得統名以麻安得謂冕之布麻爲之而可統名以麻耶且衰

裳布以緇不名玄以色名則麻宜亦以其本色不得名緇禰麻當如布之總素而別緇素以白言惜乎麻之喪而緇爲

緇縞者更不論何色皆統名曰布麻當即衰麻經麻之所用其布粗而不甚白則麻之本色本質者故曰麻也且循文上文

於劉誠戕賊說之執者雖言冕忽變例實麻冕則麻爲冕名可知但王服黼裳白與黑謂之黼斧裳之制衰九章驚七章猶

五采者冕之裳緇纁二章玄冕之裳也一章無單緇者則裳必亦喪中從吉之用又據裳形裳經傳別無致見其亦喪中從吉可知或疑麻冕喪服而下文乃云王者冕反喪服則不可通不知麻冕服而冕非喪服以麻爲冕止喪中從吉之說也拜冕由反喪服何疑之有純謂絲而言其色則幽者士冠禮之純衣爵弁用之士之祭服也冠亦黑色服與弁配則純衣乃黑色也祭統之純服指祭祀之服言古祭服皆玄四冕之衣緇唯玄冕之衣不緇則純服亦黑色也祭統君純冕立於阼致諸侯祭用玄冕玉藻大夫水蒼玉而純組綬水蒼之色近黑然則凡言純皆黑色絲所爲鄭注黑繒信有徵矣玄冕者玄色布爲之純冕者黑色絹爲之純冕非先王之制凡易布爲純亦由儉人奢之習俗而孔子從之者亦服闋之冕之說也其曰儉者非純儉於麻言以純代麻則不必另製麻冕爲儉也純可以代麻者純非玄冕即非吉祭之定制故可代也凡此皆當時事理時俗之可信者也然致孔子二十四歲喪母四十三歲在魯而定公即位時孔子未爲大夫不得用冕五十八歲哀公即位而孔子先四年行是時在陳則喪中從吉之冕孔子未嘗用之此特以純之可從反形拜上之必不可從使僭亂之臣不得借口於從權之說耳

拜下者臣與君行禮皆拜於堂下諸侯見天子本國之臣見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見其君莫不皆然攷之儀禮禮記諸篇覲禮所言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北面再拜稽首然後升成拜曰降階是拜在下也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備賓後賓入門左序需北面再拜稽首曰入門左曰沒霤是拜在階下也及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從及士介覲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從幣於中庭再拜稽首皆拜於下也外臣之禮也燕禮君使宰夫爲主以行獻酬酢之事其禮自宜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於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人則疑於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如君辭則辭而自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冪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蓋辭之而終下拜故公答拜也引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媵之觶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媵觶於公奠將之禮亦然此先下拜又升而成拜所謂拜也此皆拜下之禮也其有欲下拜而未及拜因公辭遂升拜者如公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是也朱注從王說蓋於賓將卒解未合爲一不知賓將先拜下後升而成其拜卒解下未拜因辭而升

拜因禮事畢其有受拜於上者燕禮賓飲行無算爵以臣事君於時受公爵者惟於席下再拜稽首大射儀主人獻公主人自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散爵散亦降階再拜稽首與燕禮同本國之臣之禮也禮本人情世有變易則人情亦有變易而禮亦因之以變易一從一遵聖人蓋斟酌損益於其間矣清按專制之世君過尊臣過卑故制禮有拜下之文時人以為太過而拜乎上蓋即平等平權之心理有以啓其機也孔子以衛禮為主故以為泰而仍拜乎下猶今制之當稱射者不可僅以立正為禮也

子絕四毋意何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何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何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

朱註子絕四至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說文毋訓止女有干之者故曰毋而無字從大冊林省無為豐無所字皆非正訓古者通用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愚按聖人時中故無執一之見絕說文訓斷絲斷而去之也四毋字非禁止辭即絕之意非夫子禁而絕之蓋記者見夫子無是四者若禁絕之也猶棱貢式三曰意揣度也如史記梁孝王世家天子意欲立王云云必事未定而決之也如秦策臣竊必之云云無我取諸人以為善也發語曰不億不信是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毋必疾固也是毋固則吾豈敢是毋我皆可旁證

子畏於匡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為夫子御至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以兵圍之考史記孔子弟子有顏無繇其子淵又顏幸字子柳卽禮記之顏柳也顏高字子驕家語高名產孔子在衛從靈公為次乘適宋齊為御與今本異顏祖字襄顏之僕字叔顏噲字子聲顏何字冉而不聞有剋從家語顏弟子解語顏剋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剋或卽刻然是時孔子五十五歲則刻以五齡童子執御乎決不可信況又先與陽虎至匡哉又史記有使從者為甯武子臣然後得去云云無論武子相去已百餘年卽甯氏滅於襄二十七年亦去此五十年則從者為臣之說尤不可信矣　鄭曰微服而去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此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

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害己也

朱註（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曰文王至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天之未予何）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使我不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匡人其奈我何

愚按匡衛邑中屬鄭（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杜註晉令鄭還衛其後必又屬鄭故有定公侵鄭取匡事）定公六年侵鄭取匡時陽虎專政暴於匡人今（此由衛適陳時見史記世家）夫子貌似虎故匡人圍之（顏刻及從者爲匡之說不必泥）匡之圍者无妄之災聖人無所屈撓正以有命在天可自信也（斯文二字是自信語春秋亂世而二帝三王一綫何賴乃在圖書假非孔子誰能維持流弊漸滅久矣以今日還觀之夫子一身關係豈淺哉）其後子與子路歌三終而圍解（韓詩外傳匡人圍孔子子路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家語困誓篇莊子秋水篇略同）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曰太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疑孔子多能於小藝鄭曰太宰吳太宰嚭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孔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

朱註太宰官能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也子貢亦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至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非若聖而無不通且君子不必多能牢曰至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此人卽孟子所謂琴張者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按何晏集解本分牢曰以下別爲一章朱子合之今從朱子

愚按周禮有太宰之職卽冢宰也春秋時列國有此官者魯襄十一年叔父請殺叔孫以求太宰宋桓二年華督爲十五年向帶鄭襄十一年石㚟楚成十年子商十六年伯州犁陳桓弓陳太宰嚭使於師吳太宰伯嚭此太宰謂皆以爲孔子時魯疑防其子嫌者若謂疑係吳官爲陳太宰列子商太宰見

孔子曰丘聞者與孔子曰學則丘何敢然然丘博學之謂者也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也商宋也命仁山以夫子本宋人後又居宋謂宋太宰請拔方觀也曰夫子爾時六十一年十九娶于幵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有桓魋之難必無鄭向子貢私論夫子之事當從鄭說屬吳伯太宰嚭也毛奇齡曰哀七年公會吳於鄫說與子貢語十二年會於橐皋又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又與子貢語然無城引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云云又史記吳客問夫子防風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皆足發明多能者多所能也太宰重視多能子貢輕視多能夫子則就多能而實事求是聖者大而化之之謂太宰誤認聖子貢則多能於聖而夫子謙不居聖合而觀之而三人之淺深見矣牢曰云者記者記牢言以證之也藝字緊對聖字蓋以見時人之震驚多能而以為聖其實以多能而論不過藝而已矣夫子之所謂聖豈在是哉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何曰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也鄭曰兩端末也

長沙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竭焉）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禮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善問者如撞鐘然也）兩端猶言兩頭言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愚按此承上章而言時人以吾爲聖者以吾之告人無所不盡遂謂吾爲無所不知耳其實吾何知之有哉特人來問我（鄙夫空空蓋舉一至不足道至無知之人爲式）我不敢忽略必叩其所問之本末精粗盡所知以告之耳（謹按黃式三曰叩反詰之也兩端所問之兩端也漢書云疑者丘以兩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故先叩其兩端而後竭所知以告之說爲近理）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孔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朱註（子曰至矣夫）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謹按鳳[illegible]王之世所稱在鄗歟）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按河圖出於黃河馬背毛卷曲爲一至十數時之旋文伏羲則之遂畫爲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文而合天生地成之數以作八卦蓋旋毛如圖其圖左不旋而右旋身旁以爲祕本非馬其一毛卷圖而出於河也今江海間頗有奇物如左旋白螺及卜物中時仙佛象皆是又按神傳所載黃帝堯舜禹湯周公皆受河圖書大抵河圖在東序亦命歲以爲古樂之扶駕之圖而讖緯以多之其事或命爲玉云云說爲近理）皆聖王之瑞

已止也

愚按夫子抱道在躬惟冀有王者起順時行道而春秋以來災變不絕書獨聖瑞則否不可見是亦終不遇而已矣曰已矣夫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又若有餘望之詞 清侯穎湖曰王嘉拾遺記孔子相魯有鳳鳥游集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不至論語比考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假孔子時河亦出圖而今不出云云按此可備一說而不足據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 包曰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瞽者盲者也鄭曰魯讀弁為絻鄭按鄭本冕作弁 今從古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 皇疏齊衰五服之第二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上不任列官者卑故曰瞽[?]以別之言瞽者則盲者不與之釋於官也[?]

朱註子見至必趨 齊衰喪服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或曰少當作坐

愚按言齊衰則斬衰可知而大功不預 皇氏云然 哀人之喪也冕而衣裳大夫將祭於公者也 周禮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故知是大夫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冠而不冕故知是祭於公 瞽者樂工當祭時入而

襄事者也瞽者冕衣裳者人本不願乃進事或文且獨有與字故知爲樂工之襄事者若謂以對面位之則何須務為趨避者耶少年少也或疑冕衣裳者有少者而古人四十始仕冕衣裳無少者不知春秋時世卿皆位固有年少貴仕者矣考史記孔子世家見冕衣裳者雖童子必變其儀可見過過其人之前也必趨者變禮而趨也變容於此

三者因其有喪祭之事而起敬也

顏淵喟然歎曰何曰喟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曰言忽怳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鄭曰循循恭順貌何曰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鄭曰卓爾絕望之辭

朱註顏淵至在後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至以禮言夫子道雖高妙

而教人有序也（欲罷不能也已）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愚按顏子生質雖美亦由下學（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亦下學之事）而上達者也高堅前後所以形容其道妙（此即子貢所謂性與天道非言語所得而形容故以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極形其妙）上達之境也博文約禮（如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也）所以明著其實功（聖賢道妙皆有實功非若佛氏之如如不動道家之頂上圓光虛寂滅之說也顏子太聰明亦不免有二氏之病）下學之事也如有所立而欲能不能欲從末由所以見道之極其妙而功之不易踐也

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鄭曰謂疾益困也）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曰病少差曰閒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詩按此孔氏解久矣哉之謬也然迺知子路太過夫子當時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病閒而後知之則爲臣之事必非一日久矣哉者蓋指爲臣之事之久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

寍死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孔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寍當憂棄於道路乎

朱註子疾至爲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蓋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至欺天乎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言我不當有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至道路乎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以不必然之故

愚按春秋之大夫皆有家臣孔子爲司寇時宜有今已去位則無子路以孔子當從大夫之禮大夫家臣除宰之外如夏祝商祝陶人甸人爲人與夫夏采祭僕隸僕之官皆須臣爲執事曰臣者職曰大夫之臣不稱須蓋大夫於其臣得稱若以臨之也故使門人爲之其臣亦如今人致仕後在籍治喪仍用本身職之官之禮特春秋時無此制耳子路亦未可厚非而孔子則素位而行者也在位有臣則用之去位無臣則不用門人非臣而使之爲臣是行詐以售欺也人不可欺將欺天乎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寍死於二三子之手者臣非眞臣二三子則眞門人也曰予縱

不得大葬乎死於道路乎者言雖不得以大夫在位之禮葬而死於二三子手亦不至草率而葬於道路也蓋是時伯魚已死子思尚幼門人以夫子病甚故豫爲治喪之禮其議禮者亦不一人觀後日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又曰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折衷其間必非一人子路勇於行事遂已爲之布置夫子病閒而聞其事故爲此言以曉之或疑夫子在位時死則如何曰自當從大夫禮葬以臣禮事爲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耶鄭曰韞裹也匵匱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者也

朱註子貢至者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愚按美玉圭璧之屬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是圭璧皆有匵韞鄭訓裹義長毛奇齡曰韞韣皆包物之器大抵以皮包物曰韣故從韋以木包物曰櫝故從木然

陳琳賦山節藻棁既稱其輕不以爲二物也子貢以美玉比夫子者君子比德於玉也玉固當沽然求沽則必枉道以干進待沽則樂天知命安於義理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是也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皆化

朱註子欲居九夷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至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愚按九夷者設都古文夏時九夷來御東雅疏及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圖徵張樸曰楚被南嘗九夷內沛論語試東有在淮泗間秋夷子東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是也皇疏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跂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軹東八旁春西有六戎一僥夷二依豹三綾皮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濊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方國也南曰蠻從虫西曰戎又曰羌羌從羊北曰狄狄從犬義皆取貪賤惟東方曰夷夷從大持弓有君子之義焉秦伯入句吳箕子之朝鮮皆能化民成俗子欲居夷蓋傷中國不行其道而欲行之殊俗之地也

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朱註（子曰吾得其所）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故歸而正之

愚按正樂之說不一或曰正樂章（正樂章者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雅詩如鹿鳴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其所也又用於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等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頌詩如清廟以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祭統曰大嘗禘歌清廟則清廟亦其所也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仲尼燕居曰清廟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兩君相見亦所也其他如肆夏為時邁一詩禮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而祭禮亦大祭迎尸亦用之采蘩采蘋燕禮用之而射禮諸大夫以采蘋為射節士以采蘩為射節天子宗廟歌雝徹而兩君相見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即酌詩象即維清詩而內則人學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行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正則先正諸詩之在其所者并正此詩之誤入他所他詩之誤入此所者也此毛奇齡之說也謂按毛氏所引鹿鳴之三用之鄉飲鄉射燕禮皆其所采蘩采蘋用之燕禮射禮皆其所是也蓋此非宗廟之樂與清廟雍詩之專頌一人之功德而祭之者不同故可通用至清廟祀文王則祀文王其所也大嘗禘而歌於祫非其所矣養老而歌於學亦非其所矣若兩君相見則與雍徹皆非其所矣禮記宜據理去取前於三家雍徹章已詳論之於此益見又肆夏即時邁祭其所也叔孫穆子以為天子享元侯則其失所已久雖程子之賢亦不復察矣至於勺即酌詩象即維清詩大武用之其所也而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皆學之之事程子所謂容若及之者也不得說為其所此毛氏誤引者不論）或曰正樂音（雅頌以音言性情正音律協雖風亦曰雅頌不正不協雖雅頌亦不得為雅頌故大戴禮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可歌者八篇除鹿鳴貍首白駒外其鵲巢采蘩采蘋伐檀騶虞皆風也而名之為雅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齊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通名也樂記曰制為雅頌之音以道之漢書儒林傳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也此包慎言之說也據陳校壺之文正是雅詩失所之證此引以為風詩亦雅之亂誤矣至樂記制為雅頌之音何所見而云非二雅三頌之音者漢書則明以韶武雅頌四者并稱雅頌更非樂音之通名可知）或曰正樂之

條目繁多金祖望曰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及佾舞雍徹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及北鄙殺伐之音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詩必以肴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謂之南州鳩說則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雅頌失所如甯武子之不答湛露彤弓叔孫穆子之不拜肆夏文王是也清按宮縣曲縣歌韶及鄭衛齊宋北鄙之聲皆非本章雅頌之義可不必論皆可節取然玩各字之義則雅自雅頌自頌實指二雅三頌而言玩樂字之義非指雅頌之章句殘缺實指雅頌之奏入樂章而言大抵春秋時用樂僭亂雅頌爲甚清按曰雅頌而不及國風者雅頌多宗廟朝廷所奏古人作爲此章其字句名義懸審節奏各有精意妄用之則爲失所非若國風皆勞人思婦感慕謳歌之辭人人可用也且言雅頌而國風亦在其中矣如管奏肆夏文王以享叔孫穆子見襄四年左傳三家以雍徹歌宴甯武子賦湛露彤弓是賦詩非奏樂非此章之意故不之引則用之失其所也清按所引相見之用詩如象武雍徹振羽大饗爲養老之用詩觀皆是也大武之聲淫及商見樂記鄭聲之亂雅則聲之失其所也大武之致右憲左見樂記蓋舞武樂之人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則容之失其所也投壺以白駒以變雅而列於正雅鵲巢采蘩采蘋以召南國風之樂列於雅伐檀以變風列雅合爲雅二十六篇見禮投壺則以他詩混入其所也說本金祖望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是並鹿鳴伐木之正雅者而誤合爲大雅也又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是並板蕩之變雅者

而誤合爲小雅也（見襄二十九年左傳）孔子訂周頌桓先於賚武先於桓（按毛詩篇次如此）而楚莊王以過爲者武次之賚第三桓第六（見宣公十二年左傳說本石林葉氏）則篇次之失所也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詩（見詩商頌絲衣篇小序）則說詩之失所也肆夏頌也而穆叔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命樂頌也而魯以享賓（見襄十年左傳）則以頌充雅而亂其所也（說本竹村馬氏）類而推之當日雅頌之失所必不止此正之者如引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以正雍詩論聲淫及商致右憲左以正大武惡鄭聲而放之以正雅删詩而序武桓賚之次第訂正雅大雅小雅變雅之篇次語魯太師翕純皦繹之類皆是也（蓋據孔子當日所正必不止此其詳當兼之樂經惜樂經失傳）

（而禮記又孔門及秦漢人雜撰其託爲孔子之言者不無矛盾故僅略存其疑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馬曰困亂也

朱註（子曰至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振華印書館刊印

愚按事公卿兼一國言之事父兄兼一家言之孔子少孤而孟皮早死故此父兄當以家族之尊行者言事者蓋僕屬子弟之職也喪事自始死附身附棺以至虞祔練祥受服降除偶不誠敬必至有悔故不敢不勉酒以成禮若鄉射燕饗自獻酬酢至無算爵升降拜跪皆有一定之禮節是以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何有於我言我只有此而他無所有也說本袁枚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朱註子在至晝夜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愚按穿地而流曰川說本釋名又按閻若璩四書釋地曰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互相湊注而成溪是爲泗水據此則此川上非溝澮之川也家語子貢曰君子見大川焉必觀何也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蓋即智者樂水之意也朱子源頭活水詩作於建安劉侯之別墅其地曰瀛山最宜觀至其地則所謂方塘者流逝久之不能無川上之感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

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愚按史記孔子在衛靈公與南子同車而過市使孔子爲次乘孔子醜之故爲此

言衛靈公章亦有之而多已矣乎三字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鄭曰簣盛土籠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朱註子曰至往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不在人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愚按簣正韻音匱土籠也通作蕢前漢王莽傳成一不蕢註蕢者織竹爲器所以盛土 按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均此義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何曰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朱註子曰至惰也與 惰懈怠也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愚按不惰者心領神會有味乎其言之也人之功有淺深學有難易顏子則聲入心通無所不說也 清按何解以爲顏子能解夫子之語故夫子說之不倦然朱註義長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朱註（子曰至止也）進止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愚按顏子以生知之質苟永其年必可由賢而躋於聖今早死故夫子追惜之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朱註（子曰至矣夫）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愚按此蓋舉事理之變者言之也有矣夫者見不恆有也喻人於苗（說文艸生於田曰苗則不止穀也說見）（舊曰苗則非始生也故凡物之少長者皆曰苗說本毛奇齡）若揠而助長是自作之孽而不可活然天下之事萬有不齊亦有順生理之常而不秀（說文漢光武諱不釋秀字於穗字曰禾成秀也即俗所云禾出穗也說本江永）不實不能以常理測者蓋承上章論顏子而言也（說取[illegible]成）朱註屬之於學蓋所以策勵後生也說與下章義連屬亦通

振華印書館刊印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何曰後生謂年少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註子曰至也已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愚按此蓋欲後生惕於來者也來今皆以後生之可畏言非孔子自言我今日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言此後生者安知其將來之可畏不如今日之可畏也驗本朱亦從於下文斯亦二字口吻尤合四十五十者成德之時而尚隨俗浮沈毫無心得則終身可知矣無聞指學問有無成而言非謂名譽之著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能必自改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馬曰巽恭也說文巽具也從丌𠙷聲徐鍇曰庶物皆具丌以薦之然則巽乃引申之義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鄭曰繹陳

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朱註（子曰至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周禮正月之吉懸書象魏故訓正言）巽言者婉而導之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亦面從而已（書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知微意之所在也

忠按施教不外正言婉導（左莊右以爲法言之不改不得不巽以與言是從體會與字者）兩途若過耳輒忘自暴自棄雖聖人不能施其教他又何論焉此爲受教者發蒙而振聵非爲施教者設方略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何曰愼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皇疏此再出也范寧云聖人應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訓故又書而存焉）

朱註（子曰至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忠按此已見學而篇蓋門人各記所聞互有詳略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

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鄭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皇疏謂爲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又曰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按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又禮庶人摯匹皆謂鶩則匹非以布名皇說誤也

朱註子曰至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愚按心之所之謂之志志之所在百體從令猶帥之所在三軍聽命也然帥以衆立志以獨立衆有時而不可恃而一人志定則雖千萬人吾往矣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孔曰緼枲著也皇疏枲麻也以碎麻著袍也詐麻曰緼故絮亦曰緼鄭曰緼絮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

朱註（子曰至也與）敝壞也袍衣有著者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子路之志如此則不以貧富動心而可以進於道（不忮至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子路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不復求進故復警之

愚按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說文纊絮也縕紼也紼亂枲也許氏蓋以絲絮不分新舊統謂之纊而亂麻則謂之縕也）縕袍者古無木綿以枲（枲未離之麻）爲著（著通作褚衣中之絮曰著）而成袍也縕袍之敝與狐貉之盛并立貧富之念動則恥心生而爲忮爲求即起於恥之一念（李斯倉鼠食粟之說項羽衣錦夜行之榮雖君相之尊榮猶不能免）子路平日與朋友共車馬衣裘敝之無憾者也故能不恥不忮不求六句（經學居言曰此當別爲一章疏註家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斷然自爲重輕皆者且夫子既取何用不臧之辭而又頓抑之曰何足以臧是自相矛盾也）蓋記者因子路之事而類記之以見子路常誦此一語（如南容三復白圭之意）有不恥之實功夫子之警子路則所以望之者非第縕袍不恥而已也（謹按如子華原思一章及子曰聽訟章下記子路無宿諾皆此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何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

振華印書館刊印

小淍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朱註子曰至凋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愚按治平之世小人竊位或過君子及國家多事內憂外患交乘疊起小人非畏禍規避即臨事失宜唯君子能守正不阿鞠躬盡瘁其節操乃見譬之春夏之交桃穠李郁較松柏之堅勁者尤足悅目賞心及至霜雪交加百卉枯落而所謂穠郁者不知何往惟有此堅心勁節足以支持殘局重待陽和然後知其秉性固自不同也按何注寒歲平歲過泥清按李安溪曰不言不凋而言後凋者松柏未嘗不凋特舊葉未謝新枝已繼也復論曰君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均可備一說

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也仁者不憂孔曰不憂患也勇者不懼

朱註（子曰至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愚按知者審物明辨故不惑仁者樂天知命故不憂勇者定心致公故不懼（說本劉寶楠）

此三者中庸所謂達德也（與憲問篇君子道者三章參看）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何曰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何曰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曰雖能有所成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朱註（子曰至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據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章爲一章朱子分之今從朱子

振華印書館刊印

愚按學問之道知之明者未必行之篤行之篤者未必守之定守之定者未必措之宜故夫子云然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何曰逸詩也詩之逸者散見於大戴禮記韓詩外傳與荀子諸篇多矣諸子之書皆有之乃孔子後獲之非孔子删之也 唐棣移也見爾雅 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何以此章合上章故解此詩謂言權道 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何曰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皇疏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唐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

朱註唐棣至遠而 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子曰至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

愚按唐棣之說當以爾雅為據按說文棣白棣也爾雅常棣棣也唐棣移也是說常棣唐棣為二木詩召南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此唐棣移也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此常棣棣也、白棣也陸璣疏白棣樹如李而小亦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又郁李即常棣郁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花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李子

可食濟枝𨳝采中曰爾雅唐棣栘註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註郁李也二物判然此一說也陸璣詩草木疏以唐棣為郁李而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也以常棣為夫栘與爾雅相反此又一說也通雅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不即萼蒂樹郁李花達露故從方與韡韡之稱合若偏之即夫栘何花可稱而曰偏其反乎此以唐棣常棣為一物而夫栘非唐棣又一說也戴侗六書故云唐棣常棣棠棣特一物猶夫栘扶栘蒲栘之為一物唐常棠夫扶蒲皆聲相邇故通用自爾雅分唐棣常棣為二後儒又一說也陸佃埤雅既分唐棣常棣為二辨唐棣之華反而復合常棣之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而又引詩疏唐棣爽李之說則可泥矣舊說不同當以爾雅為據此夫子因詩言而反之記者遂引詩為先經起例之文也說本陳壽詩之大旨蓋求賢而感物起興者也

子言人若不用其思耳思之思之思之而不已鬼神將通之夫亦何遠之有

振華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子罕稽第九終

後學武進殷廷杓丹甫 襄陽王汝玉子珩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淸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煥中文藪　金匱于滄遜吉官參校

鄉黨稽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鄭曰恂恂恭順貌王曰恂恂溫恭貌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言辯貌雖辯而謹敬也

朱註孔子至言者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恂恂信實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其在至謹爾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不可不明辯孔子至謹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按何晏集解本自此至與與如也爲一節朱子分之今從朱子

振華印書館刊印

黨按孔子之鄉黨兼魯宋言之魯有昌平鄉鄹邑爲孔子所生地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名闕里此魯之鄉黨也禮儒行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是宋亦孔子鄉黨也周制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周重宗族其力田從役行軍親者各爲黨平時率以行禮事率以力田出師亦率以即戎故鄉黨書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是也記此之時孔子已爲大夫位尊德邵於鄉黨已兼三達尊然以敬恭桑梓之義故恂恂然如不能言潛按黃式三據後漢書張禹王扶傳引經注恂恂恭順貌又據史記世家引此經宋隆注則本作逡逡則有謙退之義與似不能言相貫云云其說可取宗廟兼公廟家廟言之公廟者魯君之宗廟人臣入而助祭私廟者大夫三廟又孔子大宗之廟在宋別子爲祖之廟在魯朝廷者潛按或引魯語卿以下治官職於外朝治家事於內朝以爲夫子亦自有私朝按玉藻亦云揖私朝然朝廷二字經傳無以私家言者不可從也君燕朝此路寢之朝在路門內人君以朝宗族行燕禮謀議國政此在路寢當曰寢然事治朝外朝以括之故唯曰朝廷治朝一曰正朝在路門外雉門內人君每日視之外朝在雉門外庫門內人君以詢萬民皆在廷也金鶚曰廷與庭有別從广之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而廷無堂但平地故從乚廷者廟寢堂下也三朝皆無堂則無庭而名之曰廷便便辯也辯於宗廟者人君朝聘燕饗卿大夫接賓客皆在廟也祭則奏假無言且從爵器物皆有舊制同辯之有擯接賓客則有賦詩有致詞擯介互傳而賓主之意交達故不能不明辯接賓於廟者重其事也然祭則有尸於廟之室賓尸則於廟之堂其獻酬之節全是飲食之禮惟始不擇辭不告利成此賓禮祭禮之分也辯於朝廷者政事之是非得失所繫也潛按人君適治朝聽政畢退居路寢以待大夫治事大夫治事畢退適私室然後君釋朝服服元端退適小寢此或與君言或與同列言所言者即所治之事如聘禮君與卿謀事之類謀事不可不盡言以是非得失皆係於此但不容疾言厲色以盛氣相陵強且謹者言雖辯而不肆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孔曰誾誾中正貌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朱註朝至誾誾如也朝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至與與如也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朝至與與如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

愚按此節以朝與君在爲別清儒不曰君出君視朝而曰在則上文朝字非專指未視朝時可知且在字有君退朝後追想在朝時語氣朝與大夫言當兼君未視朝時君未視朝羣臣待漏有時以所建白於君之事與同列謀議之及君退朝而治事時言之君退居路寢以待大夫治事大夫治事畢退歸私室君乃適小寢則治事時謀議所治之事必有意又俟君必待大夫退乃適小寢者恐大夫有所陳奏故待於路寢有事則燕見也孔子爲魯司寇同列之大夫有下有上清按周禮太宰疏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司徒下二大夫小司徒小宰也司馬下一大夫小司馬也司空下二大夫小司空小司寇也臧宣叔曰次國下卿當大國上大夫小國下卿當大國下大夫是諸侯有卿有上大夫有下大夫也然春秋於卿與上下大夫通稱大夫而不爲分別以魯言之則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皆卿也季氏執政上卿也叔孫則亞卿也羽父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武仲爲司寇此三者當爲下卿又有公弟叔肸之後叔氏亦爲

卿然大國惟三卿命於天子則除季孟叔外皆未命於天子是即上大夫也孔子時太宰宗伯未見經傳臧氏有臧會叔氏有叔詣卿既通稱大夫則此上大夫者合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均在其列矣下大夫如子服景伯公父文伯又定十年會夾谷孔子使茲無還揖對齊人又十一年費人襲魯公登季武子之臺仲尼使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云二人皆大夫則皆下大夫也ヶ於孔子初爲中都宰士也由是而爲司空當即小司空孟氏之僚屬以孟氏世官並無屬失且士亦不易驟得卿位也則此司空下大夫也由司空而爲司寇家語作大司寇後儒以魯無此官疑之且據周禮戒司空之二大夫一爲小司寇謂孔子實爲小司寇云云夫魯無大司寇是也觀季孟叔之爲司徒司馬司空皆不稱大可知也然歷考經傳子史亦無孔子爲小司寇之文也此當以司寇言之司寇者臧氏之世官觀司寇詰盜之言出自季孫而不出孟孫又武仲之答季孫及論季孟愛惡之言皆無爲孟氏僚屬語氣且夏父弗忌躋僖公而孔子以縱逆祀責臧文仲則文仲必位在宗伯上而與國政者也又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宣叔相也是皆司寇可與政不自孔子始也孔子得爲此官者武仲出奔臧爲得立爲後傳至會而失其官偶以孔子爲之理之常也由司寇而如文仲之與政宣叔之稱相亦理之常也文仲宣叔雖與政而權不如季氏故孔子不能沮季桓之受女樂此亦當日時勢事理之可信者也是則司寇者固與三子之司徒司馬司空同列而位次之者也家語加大字者非實有此官蓋以別於上之司空之爲小司空也曰攝相事者即與政也三家ヶ以實忌者猶管仲公子相齊國高陳氏之不忌也況曰攝則尚未若管晏之爲相也管仲雖非天子之命卿而已爲相矣然王以上卿饗仲仲辭而受下卿之禮則孔子亦下卿之列也然則孔子仕魯當以司寇爲斷司寇乃代臧氏之官而非司空之屬官當以位次三卿而在下卿之列爲斷卿通稱大夫當以上大夫爲斷據相與政當以管晏及文仲宣叔一例爲斷家語之言真僞雖不可知而此說則未爲認也 **與下大夫言則侃侃然** 後漢玄安傳引經作衎衎孔注和樂說可備一說 **朝與上大夫言則誾誾然** 史記魯世家誾誾作訢訢如也索隱訢讀如論語之誾誾後漢張孟傳誾誾作閒閒出於誠心注誾誾中正也 **和悅忠誠如是則言皆得中而思不出位矣然此皆君不在時之容辭也若君在** 清按此以治朝言未退入路寢之時而言此時君與大夫雖亦論政而無須言而謀議之事則在燕朝故其時不記夫子之言者何蓋記者於特詳治事退觀夫子後則想夫子治朝見君時故曰君在也 **則**

敬之至而唯見其趨蹌之間如有所不盈錢坫曰說文躩足躩行平地也蹌蹌行也經傳訓下與與同義詩齊風躩兮傳訓躩巧趨貌毛傳以躩趨貌爲躩之容雖敬而舒其之蹶蹶踧踖若蹜蹜則進蹜蹜若衡大夫有循雖若不盈而其容則又安舒也黃式三曰儀禮聘禮云濟濟蹜蹜又不得急遽此中註中適之義說又趨蹌步然後也許慎走而仍安舒也讀書長倩樸林曰條例行步安舒此與與即彼趨趨古字從省又按杜預謂侯三例圖發鄉在東士在西大夫在北北面由天子之例孤卿大夫在東士在後諸侯在西東在後皆九棘三公在北面三槐推而侍之也

君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曰必變色也足躩如也包曰盤辟貌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趨進翼如也孔曰言端正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孔曰復命白賓已去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

朱註君召至足躩如也勃變色貌躩盤辟貌揖所至襜如也襜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至不顧矣紓君敬也君召至不顧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尚按擯約當用四人禮賓佐曰介主佐曰擯介上公七侯伯五子男三擯用命數之半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主國接賓者也諸侯周禮諸侯相爲賓用交擯兩君相

見也諸侯之大夫相爲國客則旅擯聞大夫來聘也鄭氏聘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非也聘義記大夫來聘之禮曰介紹而傳命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則旅聘亦傳辭也聘禮又曰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聘禮亦云君迎賓於大門內是大夫來聘君迎於大門之內也然則兩君相見君必迎之於大門之外可知矣其曰三讓而傳命者賓在大門外主君在大門內擯者出請事傳命於賓賓辭不敢當賓禮擯者反命於主君再請再辭三請三辭主君不許乃傳命迎賓也說本潘維城劉寶楠

孔子爲大夫則承擯也大夫非獨孔子故必君召乃得爲擯也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江永謂孔子爲魯司寇攝相乃擯相之相即夾谷之會一事且曰大夫當爲承擯何待君召所以召者以承擯而兼攝上擯故召之也趙鑑及復命皆上擯事當季孫爲之而令孔子攝之也謹按江氏言孔子以承擯攝上擯是也並以君召爲召之使攝又援以夾谷一事則未之思也夫夾谷之地定公爲賓孔子相爲介不爲擯此曰擯則是迎賓之來者或得謂國中在魯不在齊也魯之大夫除三子外實則有太宰宗伯人則有臧會叔孫皆孔子同列而上擯只一人其餘三人非大夫一人士二人即大夫二人士二人然即大夫二人而大夫中亦有不得爲擯者矣安有不待君召而即爲擯耶至也進則進而傳辭於賓以相君拜揖而相答皆在廟中以賓禮司儀所謂君相見大夫來聘均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之文考之自是上擯並復不嫌之命以上擯在前之義推之承擯自應隨入而復命此則當如江氏所言蓋魯君以孔子知禮故使孔子爲之也即如襄七年衞孫文子來聘叔孫穆子相季氏正卿叔氏亞卿乃不以季氏而以叔孫穆子則在賓不在位也

勃如色容變也勃說文排也下不引此皇於字下云卒也引此作色字如也云從字人色也艴色部艴色艴也從色弗聲亦引此云色艴如也可備一說

躩如足容變也江熙云速貌被召不敢自容而足躩辟也皇疏曰盤辟曰辟貌也曰盤辟辟者辟易也又莊子山木篇蹇裳躩步執彈也禮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躩即遬之義亦可備一說

揖所與立揖同立之上擯紹擯也上擯立於承擯左紹擯立於承擯右傳辭則承擯左與上擯右與紹擯

左右手衣前後而襜如者當旅揖時手左右揖而衣之前後雖動而整也介紹而傳命則旅揖賓旅揖時衣服亦從容止兼從容中節也又楚辭九歎裳襜襜而含風兮王逸注衣動貌又爾雅衣蔽前謂之襜

趨進進而相君也

請按聘禮三揖而傳命後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退中庭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者進
公當楣再拜■謂擯進者即在此時從中庭進至階降西拜辭於賓以相君拜也所致之辭如聘禮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
君拜君命之辱是也又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夫子當爲承擯至此乃擯上擯也又公受玉受幣賓請擯者畢則公
禮賓用束帛乘皮於惠東擯者進相幣其進亦當趨又士介覿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當趨凡趨有二玉藻一徐趨鄭君
疾武大夫趨武士中武此足不離地擧前曳踵者也一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端行頤霤如
矢弁行剡剡起屨者也至如左傳公孫傳豈遂亦不趨賓趨張手足之趨進則皆進而習事者也翼如者翼說文作趨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恭也其容敬而端正如鳥舒翼也賓退復命曰賓不顧者告君以賓去也鞠躬受玉受幣私覿禮賓
畢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
公再拜送賓不顧此以復命者蓋告君以賓去則君可適小寢也又按迎賓大門內故送賓亦大門內凡此擯相
之容交擯旅擯皆然鄭氏以賓擯不傳辭面左右揖皆傳辭之事謂此專指交擯今考旅擯既傳辭則交擯旅擯皆然矣交擯所異者君皆迎送於大門外擯者所稱之辭當不同耳然孔
子爲司寇四年孔子爲司寇在定公十年辛丑時年五十二至十二年攝行相事未久即去位先後不過四年春秋未書朝聘之事惟四年中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十二年會齊侯盟於黃十三年春孔子即適衛無諸侯來朝及大夫來聘事汪氏永以爲此當是大夫來聘而春秋則非卿不書如晏
子來聘不書是也晏子聘魯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之二十一章其說可從請按彼時列國之君來朝會當用兩君相見之禮儀禮所謂諸侯相爲賓者也禮記所載僅其遺籥象武夏籥徵
振羽以夫子相魯時公天子陵殺之若權之疑爲春秋僭亂而非先王之制然實當時所行用者今依儀禮司儀禮記玉藻
仲尼燕居考之如左其禮諸侯相爲賓主國致酒食器物以待賓者五勞問者三饗之三飯五問賓者三辭而后拜受主君
郊勞館弁交相辭者三主君以車送賓拜賓之辱賓三揖三辭而後拜受賓乘車以送主君主君三還辭之再拜而去致飧
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主君以車逆賓拜賓之辱賓時已升車固乘車進前答拜三揖三讓而入門縣興而金奏作

於廟室之下其餘則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而皆入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而登堂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享及有言之事皆如初其降之也升堂而樂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饋八簋百官案出以雍徹以振羽及出主君以車送賓主君三揖三進再拜賓則三辭三辭告辟而禮畢交擯之禮略可考見以旅擯之禮觀推之可也又按孫毓子以文王之詩為兩君相見之樂而仲尼燕居所記無之蓋爾制用文王之詩而春秋改用清廟象武耳又按燕居所記疑乃魯國所用之禮而記者以入夫子之言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孔曰斂身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孔曰閾門限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包曰過君之空位也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曲禮下卿位注云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在路門內門東北面即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階階南鄉揖卿是也君過且下之況臣自過之乎此金榜禮箋引以證宦義者也獨按不如包注義長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孔曰皆慎重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 沒階趨進翼如也 孔曰沒盡也下盡階也 復其位踧踖如也 孔曰位來時所過位

朱註 入公至不容 鞠躬曲身也 立至履閾 中門中於門謂當棖闑之間人君出入處也禮士大夫

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過位至不足者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攝齊至不息者攝摳也齊衣下縫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至踧踖如也等階之級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入公至踧踖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愚按此記者觀夫子在朝之容由外朝而治朝而燕朝通記之也外朝在庫門內君立於雉門外臣入庫門而朝庫門又見郊特牲玉藻將命獻命於郊門之內觀白官也由是入雉門而治朝君立路門外臣入雉門而朝雉門以懸魏定三年雉門及兩觀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其證也入路門而燕朝君立路寢堂上臣入路門而朝於路寢之庭路門爲路寢之正門一曰畢門又曰虎門故先記入公門之容入治朝則雉門外有君位入燕朝則路門外有君位故次記過位之容外朝以詢萬民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等詢之民又以斷疑獄則民事也惟治朝燕朝皆待玉藻君視朝於內朝方氏慤以爲路門內之燕朝任氏炳以爲對雉門外之外朝言之實路門外之治朝今以玉藻本文攷之下文云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適者自此之彼之辭若此內朝爲路門內之燕朝則不必云適矣或又因燕朝在路寢堂階之上然亦宜曰退居今曰退適則當從杜氏以治朝爲正若文王世子內朝公族以齒外朝以官司爲之則當從鄭氏元內朝爲路寢庭之朝而燕朝外朝爲路門外之朝即治朝至治朝對雉門外而言則爲內對路門內而言又爲外也君與大夫發令謀政故次記言容治朝雖非謀議之所然政令所出則

有時而言燕朝在路寢有階有堂雉門路門外皆無堂玉藻君聽政於此則臣有告君之政可知故次記升堂之容潛按玉藻曰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曰君退視大夫則君退而大夫未退以治事可知曰聽政則必有告以政者是大夫嘗告之政即升堂告君可知倘非有聽有告則不必視大夫退否即可適小寢矣又據玉藻所言內朝既致爲路門外之朝則舉此節當燕朝之容亦可蓋燕朝在治朝君退適路寢之後大夫在路門外治事有當告君者則入路門而燕朝過路門外之君位入與君言也然當先過君位乃入路門先升堂乃言次序不容耳或謂燕朝惟同姓之臣得入異姓不得入非也燕朝在燕朝不分同姓異姓也且惟路寢有堂有階則堂實路寢之堂也告畢還位治事故次記復位之容潛按毛奇齡以爲燕朝則臣位在堂階上寢堂下既沒階不得云復己之位治朝位雖在堂階下然未就位而稱復位亦司士所不詔目出者退朝也因於孔氏謂復位乃復過其來時所見之君位云云按毛氏說非也君退而大夫未退則必治事治事則有治事之位以所治之事升堂而告君出堂而降階及階乃還而進己治事之位於是復位此皆必然之理也且如毛氏言復下當有過字乃通曰公門者潛按前人說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是也其說諸侯三門爲庫雉路鄭說以魯制爲諸侯之通制也非也考書大傳諸侯之宮三門外皋門次應門次路門又考太王爲殷諸侯而大雅云迺立皋門應門夫太王實殷之君且當去豳遷岐之時豈敢僭天子之制據此二者則諸侯但以三門爲庫或皋雉路或皋應路非必天子而後皋應也特天子諸侯門制同而制必有異觀堂階有九尺七尺九等七等之不同可以類推又禮器臺門註天子諸侯門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亦其類也明堂位言魯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者非魯不當有皋應而以庫雉擬之蓋以魯可用皋應而因既用天子之制遂不敢復皋應之名故名以庫雉也魯門兩觀見於春秋僭制可知大夫士稱君門爲公門也劉台拱論語駢枝以爲鄉黨之人門然公君也本國之臣曰君門爲公門故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若稱於鄰國不得云公門其說非也鞠躬盧文弨引廣雅作𥨊𥨊謹也又引臧氏佚論語記註作鞠躬乃敬謹之象可備一說而如不容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路門應門之高大則知俯以致敬也如不容正以形容其鞠躬中門者門之正中

避君之尊故不立謹按朱子謂古人常闔左扉因謂中門爲棖闑之間棖何雅釋宮謂之楔乃門扉兩旁之木也闑釋宮郎橛又云橛在地謂之臬註郎門橛也乃兩扉合處之木也棖闑之間是爲右一扉之中也然攷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鄕禮卿大夫若入門右爲北何之論註曰闑右曰門右非棖闑之間之右也且玉藻公入門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則棖闑之中間正大夫出入處也又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夫既在兩扉之中出當兩分東西則不闔門可知而東西之中是闑則中門之間臨而非棖闑之間亦可知以棖在地之發推之闑當是兩扉合處取爲界別之短木上與闑齊下在於地者也又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則在家且避父之尊而在國避君之尊從可知矣又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此惟閏月則然不得以月令左个右个而發謂右个當闔左扉也閾門限也說文曰梱也爾雅釋宮秩謂之閾邢疏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又鄭注曲禮外言不入於梱梱爲門限則又名梱左傳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註門限也玉藻賓入不履閾且不履中可知矣踐之則自高而不淨並爲不敬故不踐閾高於地踐之則忽上升是自高也蓋泥污足則後者踐之而家衣被污是不淨也說本邢疏過君虛位謹按路門雖門外皆有君立之位朱註云宁考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邢疏曰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佇立之所因名爲宁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天子之制於路門外也解者非諸侯之制也諸侯屏在路門內位在路門外不得云宁說本黃式三色容足容皆變君雖不在而亦敬之也前註則與諸與與不條勃如躩如也言似不足即便便唯謹之容雖嚴而不肆也堂路寢之堂也攝齊衫右袂曰攝斂也擧也非攝也曲足登階者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稱如史記布公輸洗襟衣國策攝袵抱几既抱几能摳衣乎弟子職攝衣共盥既擧盥器能攝衣乎管晏傳公子擴然攝衣冠蹶若爲擫何乃并及冠謹按齊非衣下縫則此說爲長升堂諸侯之堂七尺即路寢之堂燕禮升自西階士相見禮君在堂升見無方謂在東則升自東在西則升自西此燕朝當亦升見無方又曲禮曰拾級聚足連步以上升之容也而鞠躬亦俯以致敬也齊裳下緝也朱註衣下縫也古者公會服皆上衣下裳裳如帷者裳下緝也曲禮所云以深衣言之屏氣似不息者氣從口出曰喘從鼻出曰息外息爲呼內息爲

陛也玉藻所謂氣容肅也出出堂也等階之等也堂高七尺則階有七等逞顏色而怡怡容舒而和

聘禮所謂下階發氣怡焉是也注發氣者舒息也顏色即氣之見於外者合舒會得之義說文逞通也沒階下盡階也下階之東西與升時同

趨進趨而進己位也陸氏謂俗下無進字然趨進者趨之也宜依經解之翼如者升堂則手足皆欲如鳥欲翼今則

舒而可趨也復位復其治事之位也踧踖餘敬未忘若有不寧也或以此節爲聘

禮則不得云公門說見上且入朝何須略之按禮入則擯者不升堂皆非是或以爲謀聘之禮則仍燕朝之謀事而已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包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

至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

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享禮有容色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也按鄭不注覿字朱子從之義順以覿字連享字亦謂享實之禮也

私覿愉愉如也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朱註執圭玉有兩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輕如不克也

如揖如授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享禮有容色）有容色和也（私覿愉愉如也）愉愉則又和矣（執圭至愉愉說如也）此

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

愚按孔子出聘經傳皆無可考見然春秋於我魯之聘鄰國祇附聊出境之例書如不專書聘是聘不必書也（清按魯聘齊十九聘晉二十五聘陳二聘宋五聘衛五聘蔡鄭吳楚各一凡五十六皆書如其他如齊四如宋三如晉二如陳滕各一皆因事而往則如以謀出境書不以聘書也）孔子以司寇出境而不書猶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傳司寇乃臧氏世官）如晉之不書也（清按左傳襄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云云然不書臧武仲如晉是否行聘雖不可知然春秋既無書聘之例又有司寇出境不書之事則皆此說之旁證也）然則孔子當有出聘之事經例不書而傳亦不載者或無事可紀歟圭瑑圭覜聘（周禮典瑞大夫眾來曰覜寡來曰聘）之圭也（朱子云命圭非也命圭即周禮典瑞所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朝覲之圭非不以通聘者聘則典瑞所謂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瑑說文圭璧上起兆瑑也謂刻圭爲飾也）圭受命於君（聘禮使者受命於朝君揖進之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授宰宰自公左授使者璪繅以受命又所以贅主名也又受享用璧受夫人之聘用璋受夫人之享用琮皆受之君者也）執之而鞠躬俯以致敬也上輕（圭八寸）而如不勝重君命也（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是也蓋重君命之義亦丰器也）聘禮所謂如重也（聘禮云上介執圭如重）上如揖下如授（錢說以爲舉首下當患云上面揖謂面授非也玩兩如字一下字可知蓋推手於前爲揖以物予人爲授揖微高授微低於心執圭介其中平與心齊也）不卑不

高則容之俯仰得中也執輕器公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可知玉高卑則容即有辭仰勃如戰色莊而且懼恐辱君命聘禮所謂如恐失之也攝有辭要躍若羞蹙蹜蹜有循玉藻所謂舉前曳踵圈豚行不舉足如有物而循之以行也享者既聘而享江永云禮義以爲聘禮聘爲大聘而享大夫爲小聘小聘曰問不享今孔子出聘不當則非聘而爲小聘然此言享則又大聘矣當時修常也蒲坡此正孔子爲司寇爲下聘之證如曰修聘則孔子必辭之矣賓以君命饋上官於主君用璧凡諸侯云圭非也舟侯享天子用璧享王后用琮享諸侯之圖用璧享諸侯之夫人用琮及皮幣庭實也禮疏以聘禮考之行聘畢賓出賓者出請事賓禮衣奉束帛加璧以享庭實者用虎豹皮四毛在內攝皮則代以乘馬又命從者以十官之物列於庭中地上謂之庭實賓仍由闈西入門左從獄如初升堂致君命張皮使毛向外主君再拜受幣賓出禮者禮賓主君敬其主而禮其使也禮按以聘禮考之享畢賓出候主君請禮賓至夫徹幣時所設神筵之几從而改設之公出迎賓揖讓如初升堂主君拂几拜送几又拜送醴車夫薦之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祭醴降筵北面拜醴公以束帛贈賓賓辭而後拜受賓出有容色承上文如不勝勃如戰色而言至此乃發氣滿容也如不勝如戰色則氣屏而容色謹懼今則氣舒而容色和也私覿者賓以臣禮見主國之君也禮按以聘禮考之賓覿先以臣禮見奉束帛總乘馬二人贊由闈東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再以客禮見擯者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由右先入設庭實賓奉幣由闈西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而進當東楹北面授主君主君受之主國之士介在牽馬者之右受馬賓降階東面拜送主君辭其拜賓辭辭拜主君降一等辭賓乃升成拜公少退賓出主君以幣授宰之內府牽馬出以就廄愉愉集義愉色與和氣婉容共上則和說也或引此文愉與婾通訓偷樂薄乃相反殆亦氣調治之類歟和也禮按使者自公左受圭則本國受命己執之然此及下文則記事也

聘之事則此執圭當作行聘時在廟門外執之入堂西楹西授圭國之君面言亞考侯禮而命以周禮記之說於左氏禮
使者主所聘之國爲賓及命先謁關人并以介擯人告之其賓或卿或大夫其介上公七侯伯子男三擯人以賓主及介
擯人告其君君使士請事遂入告賓恐主帶之饋餼失禮也則展幣之其禮布幕賓朝服立於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
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又陳皮幣拭璧及用於夫人聘享之琮璋及郊勞館皆展觀如初主
國之君使卿郊勞以賓入致館卿館於大夫之廟大夫館於士廟士館於工商之寢主君館以牢賓行聘之日戒則迎賓于
館賓皮弁入于大門外之次主國之君以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者之大門庫門也介紹
而傳命則介皆各相承三讓而后傳命大夫納賓由闑西入門左君再拜賓辟不答拜君揖入每門之左爲宗廟右爲社
稷廟有五太祖廟居中左二昭右二穆君以賓自庫門內左行經二穆廟之闑門君每門輒曲揖每門止一相及廟門唯上
相得入時則君從而先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授圭之綜而不啓以授
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以授賓賓襲服執圭擯者入告君出以君命辭玉而納賓賓執圭入廟門左介皆入門北面西上
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後升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立於中庭賓致命君左旋北鄉擯者進而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
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而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介逆出賓出又享禮畢賓覿介覿賓面後禮畢又
致命歸饔餼饗食面從還玉後之禮君使卿皮弁還玉
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
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
以飾衣也鄭曰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
不可以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以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也褻衣袍襗也王曰褻服私

張華印書館刊印

居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按孔所注本無之字故以爲加表衣於絺綌上而後出門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鄭曰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鄭此注見詩羔羊正義禮記玉藻正義士冠禮並引視朔之服此云視朝朝當爲朔字之誤）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狐裘取溫裕而已褻裘長短右袂孔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被也鄭曰今小臥被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鄭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鄭曰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鄭曰朝服皮弁服

附公論新報館內

朱註紺子不以紺緅飾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緅絳色紅紫至褻服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以爲私居服則不爲朝祭服可知當暑至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着裡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緇衣至狐裘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褻裘至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至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寢又不可着明衣寢故有寢衣其半以覆足按朱子以寢衣移入齊必有明衣布下以爲齊主護齊之事故云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至不佩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觽礪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至殺之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腰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腰半下齊倍腰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羔裘至不以弔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至而朝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君子至而朝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按何晏集解本自此至必有明衣布爲一節朱子以此爲一節而以必有寢衣二句移入明衣布下今參酌兩本以寢衣二句從原本文而分節從朱子

愚按君子以孔子言之曰君子者見非孔子私意爲之而君子之事也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無上下之交也此不曰孔子而曰君子亦是類也蘇氏以爲鄉記曲禮非特孔子事陳厚安曰言君子之例登無記曲禮耶濟按此君子自以指孔子爲是然變例實君子者其意蓋謂上容貌乃孔子一人之事冠服則君子禮制之常然非孔子一人之飾也

飾領袖緣也 古者領袖皆有緣其廣寸半朱註殷袖字誤又冠禮衆賓鄉射禮矢服席亦皆有飾

紺深青揚赤色以緅入黑也緅色五入以紺入黑也 濟按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染赤法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不言四入六入鄭氏以四入爲朱六入爲玄實公意二轉故以緅入黑爲紺以紺入黑爲緅據此則染赤法由縓而赬而纁而朱也以赤色染黑法亦不加朱由纁而紺而緅而玄而緇也詩我朱孔陽傳云朱深纁也是朱後於纁也說文以深青揚赤釋紺而以黑有赤色釋玄是玄色較黑也

紺非玄即非齊服 古者冠布齊則緇之是齊用緇也其後則玄郊特牲玄冕齊戒天子始冠及諸侯至士之齊冠皆玄矣服則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君服也大夫以玄冕士玄端玄裳是齊之衣冠皆用玄而裳用朱素緅皆非紺色也

緅非一入之縓即非練飾 禮期而小祥練冠練緣又練衣黃裏縓緣士喪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說文縓帛赤黃色廣雅縓謂之紅以爾雅一入爲縓考工五入爲緅考之縓赤色之初染者朱赤之再入黑者其色相去甚遠緅非縓飾也

緅色亦非絳 絳說文大赤色又云綪淺絳也玉篇縓淺絳纁絳引李巡云三染其色以纁爲絳爾雅郭注亦以纁爲絳是緅古以爲赤色之名非赤黑色也後世以赤黑色爲緅故朱注云云

古者尚玄紺緅皆足奪玄故不以飾 紺緅玄皆赤入黑之色即今天青紅青色也今天青紅青赤有淺深之別其赤之深者即紺也赤而淺者即緅也黑而微有赤色者即玄也

且飾或繢或采或青或素不用紺緅 禮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又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注純者緣也

紅赤白色近婦女服且奪纁 紅淺絳鄭注紅纁之類爾雅邢注纁今之紅也是紅爲纁之孔氏所謂纁服者彼然纁爲黃赤色紅赤白色則紅究非纁緅者以黃入赤紅者以白入赤即今粉紅桃紅

紫赤色微黑奪朱 黃式三曰紫色水克火深似朱色故夫子惡之

故不以爲褻服 褻說文私服也字林褻衣也與大記

注袍褻衣詩與子同袍同子同澤注袍在外澤在內皆褻衣近汙垢也澤者近汗澤也劉寶楠曰說文襦短衣也褻褕也褺褻服也按褻對褶而言端之褶對如今之對襟衫惟公會用之褻之襟向右私居用之惟異俗乃向左即深衣亦在褻裘之內而爲褻袍爲襌爲襯皆爲褻凡家居之服皆褻服也 四者皆非禮制服色之正 諸按禮衣正色裳間色正間二字先儒以一色爲正二色爲間謂之非也玄與黑而有赤色緅即黃赤色古人最貴玄而裳紃用纁豈非二色乎然則正間云者蓋以禮制之色言之禮制所定雖兼二色亦正色也非禮制所定即間色也以五方配五色而分正間此漢以後之說古無是也即如本朝以正黃鑲黃正白三旗爲上其餘爲下亦此意 而當時服飾之亂者故記者特記此以正之 觀玄冠紫緌自魯桓始齊太子數渾良夫三罪紫衣其一則紺緅之飾紅紫之褻服可以類推觀夫子惡紫之奪朱則紺緅之與玄紅之奪纁者亦可類推 袗玉藻作振 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鄭氏曰袗讀爲袗禪也 禪衣也 錢坫曰袗同也與也士冠禮兄弟畢袗玄注古文袗爲均言衣與裳同一玄也可備一說又說文袗玄也孟子被袗衣注云畫衣也則非此章之義 絺綌雖有精麤 古無紗羅惟葛爲輕涼 質皆疏薄服之有類裸裎故私居亦必以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 按此本云必表而出之故從朱註義長 若玉藻所云袗絺綌不入公門 玉藻絺長表亦不入蓋公門當襲朝服袗絺綌表裘皆褻故不入 則入公門又當加裼衣於絺綌上非此章之義也 此即孔注之義 衣正服 此節與玉藻之文異玉藻先言某裘乃云以某衣裼之其衣爲裼衣此節先書某衣後云某裘則指正服而言對云正服某衣則中服某裘也凡正服裼衣色相同 裘皮服毛向外褻故先裼以裼衣而後襲以正服 江永曰裘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偏其皮則毛將安傅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褻而不可以袒故裘外必有裼衣而後加正服按玉藻言表裘不入公門以毛在外褻故不入公門也 衣裘有定制者色取相稱也 麑色不甚白而近於白則用之素衣狐青非玄而近於玄則用之玄衣不言狐白狐青而唯言狐裘狐色多黃故狐裘用

振華印書館刊印

之裏衣也然則羔裘之爲黑羊皮信有徵矣外緇衣則內羔黑裘君大夫之朝服也孔子大夫當飾袖以豹服此當玄冠素裳謹按中論譏大臣言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謂之無能爲曰素鞸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鞸求之無戾素鞸朝服之素裳也是此句之確證又家語夫子曰君臣秋朝上下同服緇衣羔裘詩檜風羔裘逍遙傳云諸侯之朝服也鄭風羔裘如濡傳云大夫服也唐風羔裘豹袪傳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召南羔羊之皮小序云羔羊大夫鄭風緇衣傳云卿大夫私朝之服據此則君大夫朝服通用之特君純羔而大夫飾袖以豹耳則緇衣羔裘當以朝服爲斷周官司裘疏引此云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此則謂引大夫玄冕而祭於公其衣玄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是當用狐青裘而非羔裘也士祭於公用爵弁其衣亦玄亦當狐青裘而非羔裘也又鄭緇衣篇諸侯朝燕故羔裘諸侯朝當用皮弁服素裘此用之亦非制也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鞸與凡言朝服者皆指此又昭二十九年左傳公賜公衍羔裘又韓非子云孫叔敖相楚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良大夫也其儉偪下以羔裘爲後制有不用羔者矣孔子用羔裘殆以遵古制歟又晏子春秋及說苑并云晏子衣緇布之衣糜鹿之裘棧軫之車而朝此亦緇衣爲朝服之證而用糜鹿之裘則又儉不中禮者矣外素衣則內麑白裘大夫朝覲出聘蜡祭及祭於己之服服此當皮弁素韠青犴褎謹按玉藻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與此異也絞衣者黃色殆後世變亂之制而論語記此即所以正其失歟又按周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鞸則此素衣皮弁服也玉藻天子與其臣視朝諸侯與其臣視朝服之又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而祭又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大夫弁而祭於己是素衣者天子視朝諸侯視朝相朝迎賓蜡祭大夫朝覲出聘助君蜡祭祭於己之所服也鄭注諸侯視朝之服則以朝覲爲視朝之通制矣此引大夫祭於己者襍禮大夫祭以朝服則謂此也不引士弁而祭於公者士助祭服玄衣纁裳乃爵弁非皮弁也此專指大夫者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天子諸侯皮弁用狐白裘說衣不用此也然玉藻云士不衣狐白則大夫以朝爲通制而亦可衣狐白矣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則大夫狐白裘卻不可錦衣矣又曲禮鹿裘衡長袪因荒之服也又韓詩子貢曰素衣縞冠使於齊國之閒縞冠喪服使當皮弁此或有誤又詩庶見素衣兮又素冠兮則喪服外黃衣則內狐黃裘臘祭歸賓館

及軍事之服也臘祭當黃冠歸賓館軍事當韋弁謹按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郊特牲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此蓋周之十二月令之十月蠟祭後以田獵所獲之物祭先祖五祀謂之臘祭者也又左氏傳或之狐裘敗於狐駘注家謂軍事亦服之則韋弁之服也考韋弁服周禮鄭注以韎爲韐又玉藻一命緼韍鄭注韍也赤黃色士冠禮韎韐鄭注韎韐也則義亦可從此篇前備衛不救所以詠狐裘之戒也注家又引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以爲館賓亦用之儀亦可通又詩狐裘黃黃又公子狐裘三十年則不知其衣色而狐白青裘白裘之分不可引以爲據記此三者公會之服略備矣惟玄冕而祭於公當用玄衣狐青裘記者之闕也謹按注家或以狐青裘爲玄綃之裘然玉藻不載有玄端裘而又無玄冕裘且玄端爲天子諸侯大夫燕居之服則當用羔裘而狐青裘爲玄冕所服無疑青者黑色之近玄故玄綃衣以裼之褻裘對公會而言私居之裘大夫朝玄端夕深衣則服之謹按玄端之裘注家或混玄端深衣爲一以爲羔裘今攷玄端非深衣則非羔裘矣或以爲狐青裘今攷狐青裘爲玄冕服則非狐青裘矣注家又謂玄端短深衣長以爲褻裘長以配深衣然深衣自有定制記者何不曰褻裘如深衣而乃別記其短長耶且士玄端以朝夕亦行禮則可也若天子諸侯大夫皆燕居服玄端安見其短耶且天子居惟玄端則謂天子並無褻裘耶且必謂深衣袂短於玄端而褻裘正其短則古人夕深衣豈日間作事不服玄端之長而夕獨取便深衣之短耶否則深衣又何爲加短耶是皆可疑者也然則褻者對公會言之非公會即皆可服天子玄端而居諸侯大夫朝玄端皆非公會也何不可服之有故孔子褻裘當以玄端深衣通服爲斷狐貉之類是也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注以爲庶人所服然則大夫當服狐貉之類長欲其溫此對公會之裘言之公會便行禮裘宜短燕居取溫宜長短非衣袂之制短蓋右手便作事當攘袂管子弟子職攘袂及肘而形其短也謹按胡紹煐衣袂左右長短不一則不中度以爲右古文右又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又亦明又爲兩手之統詞右叔字從又亦說文訓從爲鹿氏所用等義曰右袂即佗所謂手臂也短右袂對長中繼掩尺與禮服之褎齊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掩一尺若今襌衣深衣則緣而

是則古人之稱褻袂之未詳餘一尺另用褻裘布爲之若今袍有袖頭者然褻裘兩此故較短按此以右字作手字解可備一說然記者但云袂短可矣但云短手袂可矣何必云知又袂也然則短者非衣制之短爾卷之使知也或謂卷之使短凡人作事者然記者胡以記此不知此蓋所記有夫子所獨者亦有夫子與衆人同之者不然則狐貉之厚以居豈亦之不食豈獨夫子而後能之耶況時俗編瘠則作事不卷袂者有之記此正以見他人或卷或不卷而夫子則必卷且夫子仕則有簿書之事不仕則酬酢答諾手不釋卷編布終日卷袂而時見其短也

寢衣清按朱氏以爲齊寢之衣以所長之半覆足然此衣既長於一身之半立而看之既有所不便臥而看之亦有所不能且覆足何不用衣被而乃用此乎其說非也王引之以爲長親一身而備有其半蓋如短襦此即今中衣也然，字古例皆作又書傳十有幾年十有幾月皆然此文一例是長一身而又半之非謂一身而備得半也

孔注義長被也鄭曰今小臥被也說文寢衣被也廣雅釋器寢衣寢被也是古人解此皆作被

被曰寢衣者古衣被字通用毛奇齡曰東萊衣裳詩裳辭傳衣之以薪皆以衣字作被字用清按被字亦有作衣字者孟子被袗衣左傳楚靈王翠被豹舄皆被服解於衾者然則衣者蓋之被被者覆之衣固可通用者也

衣布浴衣非衣而名衣玉藻衣布晞身注謂如今大記振用浴衣士喪禮亦用浴衣被衣布孔疏謂如今拂拭盥浴後披此布於身以晞乾其身此布名衣布也浴衣如今之一口鐘

翠被以衣而名被昭十二年左氏傳**寢衣亦猶是也上記褻袂之短長此記寢衣之長蓋以私居禦寒之具而類記之無錯簡也**朱子移此句在齊必有明衣布下求古義又以爲宜在必長而出之句下身以必有一字爲疑且然古人齊戒無不解衣之明文也暑夜用寢衣勝霧疾之道然又何必長至一身又半也

曰必有者以長一身有半而言寢衣人所同長則唯夫子必有也暑夜寢衣或單或裕取足俺體而已夫子不異於人故不記若冬日嚴寒夫子習居褻裘以長取溫袂以短取便皆其異於人者也此句承上而言也夫子獨異之也其長短異於人者不備褻袂之短寢衣一物他人不過略長而夫子寢衣其長則倍一身而又半之此亦惟夫子所獨有者也

狐貉毛厚故用以居狐貉獸也有三種其色中

和小爾大樓此則貉音貉汗簡引古論語作貉說文貉假貉爾雅引此經作貉貊之貉以貉為北方豸種今字作貉段借
也先鄭職方注北方曰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箋秋冬毳服制貉百工商賈不敢服
狐貉注謹按以貉為毛裘非也 **居者居處也裘服及茵席皆得用之故曰居也** 詩按子罕篇與衣狐貉者立此裘也語維城引焦竑易林纂之并同
狐貉被則徙濕厚處則有用為席者交席與也說者皆作傳注未聞而狄席中食是也閑若璩引詩小戎箋文茵以為坐
席之証亦是然居訓居處則裘飾被服褻氏閻氏并訓居為坐引論語居吾語女居不容坐居不容玉藻居恒當戶為証按
上已言褻裘謂此指坐褥而言本無不可然未免過泥且於狐貉之用排設獨此不如訓居處為長 **去喪除喪服也無所不佩凡當佩者皆佩之也**
凡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君在左結佩謂結其綬不使鳴也右設佩謂設事佩也又曰佩玉左徵角右宮
羽此左右以行列言不以身言也又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又云佩玉有衡牙天子佩白玉而
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
而綦組綬衡牙者大戴禮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任大椿釋例云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
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琚下貫一玉曰璜其間貫以組貫玭珠此其制也大夫為士當佩瓀
玟為大夫當佩水蒼玉乃佩象環者注家以為孔子去魯議不比爵且玉非道路所宜而環者還也以示不忘魯之意若至
他國見其君大夫之禮則大夫國當從士佩瓀玟若反魯從大夫後則仍當佩水蒼玉矣事佩者內則左佩紛帨刀礪小
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此左右亦以行列言紛以拭器帨以拭手拭巾也刀小刀礪礪石觿狀如錐象骨為之金
燧向日取火玦決也即今之扳指以鉤弦者也捍者拾也以利弦者也管者筆彄也遰者刀室也木燧鑽木取火又閒傳曰
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纖纖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觀於禫纖則纖禫實精祥後此
則孔子為季氏史為司職吏為中都宰當佩瓀玟而縕組綬為司寇相夾谷當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去魯周旋佩象環五寸
而綦組綬見列國君大夫佩如士反魯佩如大夫而舉佩則除有喪外無時不佩也又以去喪時致之孔子二十四歲喪母
而二十歲巳為委吏二十一歲又為司職吏皆士也則其時所佩左為瓀玟而右為紛帨刀礪觿燧玦捍管遰之屬也釋祭
者二十七月也佩則有衡牙璜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而後玉鏘鳴也他如未冠弃者佩容

以婦人左佩與夫同右佩箴管綫纊昔侯佩世子申生以金玦蜂宜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沃人或佩玦或佩狀則所佩之別見於經史者也又子路好勇佩豭豚此或以豭豚之骨爲飾或琢玉象豭豚形者也皆可備一說 帷裳

冕弁玄端之衣皆端其裳用正幅如帷 謂按凡禮衣領直而襟對如今對襟掛下有裳冕服之裳則天子諸侯朱大夫素諸侯九命七命裳五章五命裳二章大夫三

命裳一章二命以下無刺繡皮弁裳自天子至士皆素無繡繪玄端裳天子諸侯朱大夫素上士玄中士黃下士雜又士之爵弁裳用纁凡裳用正幅前三後四上狹下寬上狹者入腰狹故於裳腰摺之使狹以就腰謂之襞積有摺則無殺縫矣如

帷故曰帷裳 非帷裳深衣以下之服 如襯衣爲襯裼爲袍襌爲䄡爲褶爲褻衣一切褻服皆同深衣之制 殺斜殺其幅以爲縫也 謂要縫則

衣自衣如今對襟褂而短裳自裳如今圍裙及百褶裙深衣領曲而右襟衣與裳連如今人斜衿所服袍衫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袪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袪者要

廣視袪三之則七尺二寸也縫者紉也要者裳之上畔齊者裳之下畔齊又倍要則一丈四尺四寸也衽者裳之交接處也在身兩旁其左聯綴而其右鉤邊衽即反面在左袂者連衣之袖也肘長一尺二寸袂廣二尺四寸故可以回肘長長衣

中中衣繼揜尺謂長衣中衣之袂以布續其袖口而接續一尺見與深衣不同也袷袷衣之曲領也其廣二寸緣飾也其廣寸半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

長短反詘之及肘續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

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緝也據此則所謂殺者深衣之裳十二幅其幅中用正幅旁衽則斜裁通而計之則上狹七尺二寸下廣一丈四尺四寸殺者削也殺其衽之幅

而爲縫也 曰必殺則當時有不殺者可知 不殺則帷而亂殺衣之制矣以夫子必殺 羔裘朝服之裘也 說見上羔裘玄則緇衣可知 玄

冠 弁服釋例曰黑緇爲之士冠禮及郊特牲云緇布冠既冠而敝則常冠用帽而不用緇布可知玉藻緇冠玄武子姓之冠玄冠縞武不齒之服然則君大夫士皆玄冠玄武可知 大夫朝齊燕居之

玄冠 任氏以為祭服之冠任份曰一統於朝服王以田以養老以燕羣臣王之朝以朝燕諸侯以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孤卿大夫以朝君大夫士以為祭服士以燕用一統於玄端服王下食以居諸侯孤卿大夫士以祭士以祭以燕

王祭日月又大夫士以玄冠以朝以祭相玄冠以見鄉先生大夫所謂委貌者是也謹按任氏此云大夫士祭服之冠諸大夫冠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不玄冠也惟士冠而祭於己則用之又玄冠丹組纓諸侯齊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則大夫之齊亦玄冠可知孔子大夫當以大夫言之也 不以弔見檀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 惟大夫弔用皮弁服 謹按周官司服

云凡弔事弁絰服禮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金榜錫衰弔服疑衰皆有絰絰當兩與衰則凡弁經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大夫諸侯大夫之弁皆如爵弁之弁經士易玄冠為素委貌云

主人既成服則弔者服弔服天子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亦如之弔服

又曰雜記大夫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是哭及與殯同服檀弓天子哭諸侯弁絰緇衣知天子弔用爵弁服

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其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故知諸侯大夫弔者弁絰

錫衰子於士疑衰大記主人即位襲經帶踊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首加武者明其改冠故知士當素委貌也按檀弓衛

將軍文子之喪子夏弔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

反哭曰習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亦金氏所云小斂而後經之證也 冬當素衣緇裘上面往

及小斂則襲而帶經及成服則錫衰 謹按檀弓云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非禮及主人小斂袒括髮子游趨出襲裘帶經入曾子自以為過

而謂子 當時用朝服非禮 謹按家語季桓子之喪康子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子

游是 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蓋始死之時有服朝服者弟當易之況弔乎

又按朱子家禮以皮弁服為朝服又謂以用於子游之裘為羔裘遂謂小斂以前用朝服玄冠裼裘而夫子不以弔者乃小斂

後云云此不可不辨者也又金氏謂士弔以玄冠朝服特以加武二字而斷之耳予謂居冠屬武士弔當是常冠屬武至小

斂則加武而帶經其往弔時當卽素委貌素衣特經傳無明文不可考耳 故記此以正之 謹按以釋裼釋弔用弁經有明文矣注疏家乃謂小斂前用羔裘玄冠緇衣素裳之朝服且謂具載檀弓今通攷檀弓并無朝

振華印書館刊印

服之文若以子游裼裘而弔則皮弁服亦裼聘禮賓主皆有裼有襲是也乃以說解裼裘爲朝服之旨豈謂夫子之不以弔指小斂後而言已襲矣甚凡謂家語夫子不答子游之問爲爲制如此不得責弔者之非云云是以朝服而弔爲異衣然則夫子不以弔者非邪且以禮而子游何不知邪且子游先朝服矣何異乎魯大夫之朝服而問之耶如謂裼裘之弔在季桓子事後則夫子明言始死羔裘玄冠則易之子游何敢悖夫子耶是以知合於之說爲得也**吉月**孔注**月朔是也**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特吉日庚午吉日惟戊秦嶧山碑吉日癸巳是月日云吉不定指爲朔月日然此衆當從註謂月朔爲長**朝朔用皮弁服**玉藻天子與其臣玄端以聽朔皮弁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聽朔朝服以視朝皮弁服皮弁素衣素裳冬裼麑裘**卒朔**卒此告朔聽朔視朔之事也**而朝**卒朔則君退視治朝適路寢朝**用朝服**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自季康子朝服以縞則服朝朔之服以朝矣**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聽朔皮弁卒聽朔之禮然後朝服以視朝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君臣視朔上下同服縞衣素裳惟諸侯皮弁以告朔卒朔然後服縞以視朝王肅注孔子惡斥康子但言諸侯服朝服不用縞請按玉藻與家語微異然以鄉黨朔之常以玉藻爲是蓋孔子不明斥康子故言視朔用朝服惟月朔則卒朔然後服朝服以見康子之失也**孔子則雖吉月**吉月朝朔仍皮弁服**其朝**朝以君視治朝燕朝言者告朔聽朔視朔則在太廟曰朝朔不曰朝**亦必朝服聖人之經也**請按吉月何必記朝用朝服亦何必記惟吉日而朝用朝服與特人一概用縞者不同故記之又朱注謂致仕毛奇齡駁之以爲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是也

請按讀此節宜先明古冠服之制古者冕爲尊弁次之冠又次之而統名曰冠端服上曰衣下曰裳深衣則裳與衣連而統名曰服服各從其冠之制天子祭用六冕周禮祀上帝及五帝大裘而冕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祭羣小祀玄冕**其服十二章**尚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裳

衮九章鷩七章毳五章希三章玄一章詳見下絺冕與周禮微異 玄冕以視朔 玉藻玄端而朝日鄭以端爲冕之誤蓋得之朔重於視朝視朝又重於私居視朝用皮弁私居用玄端則視朔不應同於私居也 冕十二旒玄衣纁裳 衣色從冕故知爲玄衣玄冕祇一章故知爲纁裳天子諸侯大夫皆同而其制有別如天子之冕十二旒諸侯各如其命數之類具詳禮器冕弁圖本禮器所云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其周制也周制士無冕服 皮弁以視朝 玉藻 繪五采結十二玉璂象邸玉笄白衣素裳 皮弁色白衣從其色故知爲素衣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裳與韠同色故知爲素裳此亦天子諸侯大夫士皆同而其制有別如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其璂玉用十二侯伯七子男五皆三采孤四卿三再命之大夫二皆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皆無飾又兵事服韋弁諸侯大夫士同又士助祭於公用爵弁 玄端而居玄冠朱組纓玄端衣朱裳 知爲朱裳者玉藻[illegible]皆朱大夫素士爵裳雜裳同色則知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士爵裳也其冠則私朝國武自天子下達有事而緌則其制有別如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之類然則玄端蓋天子諸侯大夫無有所同服而天子朱裳大夫素裳諸侯繢緌朱裳齊則丹組纓大夫無緌素裳士無緌爵韋齊則其綦組纓也 諸侯玄冕以祭 玉藻 冕旒如命數玄衣纁裳 玄衣不繪裳一章 裨冕以朝天子服從其冕 天子大裘之冕爲上其餘皆裨公自衮冕以下如天子之服衮冕服者衣山龍華蟲火宗彝裳藻粉米黼黻九章也侯伯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鷩冕服者衣華蟲火宗彝裳藻粉米黼黻其七章也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伯之服毳冕服者衣宗彝藻粉米裳黼黻其五章也孤自希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希冕服者衣粉米裳黼黻其三章也此皆朝於天子者也大夫自玄冕以下如孤之服玄冕服者玄衣無文裳刺黻一章而已天子視朝諸侯祭皆同之 皮弁以聽朔繪三采玉璂如命數白衣素裳 玉藻 朝服以視朝 玉藻 玄冠繢緌緇衣朱裳 按朝服經無明文注家或言即皮弁服然玉藻上文言皮弁此句另云朝服又聘禮使者受君

命用朝服出聘用皮弁則朝服非皮弁可知或言即玄端然雜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則非玄端又可知或言即玄端而燕居用朱裳朝服用素裳然祇一裳之別以一玄端一朝服之文求之亦不類且諸君朱非素或言緇衣素裳即玄端其言緇衣是也其言素裳又言即玄端則非也素裳上已辨之玄服而有赤色緇黑色不得謂玄即緇也而其曰緇衣者蓋大夫之朝服也大夫朝服而謂亦君之朝服者以君祭用玄冕大夫助祭亦玄冕君視朝皮弁大夫亦皮弁推之知君與大夫朝服亦不異也又家語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素裳又素裳近淺則恰君皆其明證今以諱君朱而致爲朱裳

朝玄端玄冠績緌玄衣朱裳 玉藻無明文然鄭曰朝退適小寢釋服又曰又朝服以食夕深衣則此釋服時必有所服且絕非朝服深衣可知以天子玄端而居大夫朝玄端推之亦必玄端無疑

夕深衣 玉藻

大夫玄冕而祭於公冕旒如其命數玄衣纁裳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知爲玄者六冕之中大夫自玄以下如孤之服此外不得僭也冬則狐青裘

皮弁而朝朔於太廟紵二采玉瑱如其命數白衣素裳冬則麑裘青豻袖 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玉藻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又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卒朔然後服朝服則先服皮弁服可知

朝服而朝玄冠緇衣素裳冬則羔裘豹飾 家語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素裳玉藻禪大夫素中論審人豈爲魯人爲仲尼謠曰素韠羔裘求之無戾羔裘素韠求之無戾晏子春秋及說苑亦云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麛裘以朝據此則大夫朝服爲緇衣素裳無疑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已鄉緇大夫祭以朝服此蓋以朝朔之弁之服亦爲朝服故謂纁

皮弁而祭於已服從其弁 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已知非冕弁得弁者爵弁以軍云然不得據此逕謂皮弁服爲每日朝君之服也事隋弁乃上助祭於君之服而喪禮云大夫祭以朝服惟皮弁乃大夫朝朔之服故也

朝玄端玄冠無緌玄衣素裳夕深衣 玉藻

士爵弁而祭於公玄纁衣纁裳緇帶韎韐 爵亦黑色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禮器記天子諸侯大夫祭服下有士玄衣纁裳之文則雜記士弁而祭於公乃爵弁非皮弁

弁也
皮弁而朝朔於廟素積緇帶素韠玉藻諸侯與其臣皮弁聽朔於太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其弁無飾爵弁皮弁皆無飾
玄端而朝亦以祭於己玄冠無緌爵韋齊則綦組緌特牲注士祭以玄端雜記士冠而祭於己士冠禮玄冠玄端服爵韠以見君又
玄端之服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等差之大較也又軍事則韋弁冬則黃衣狐裘韋赤黃色又弔則弁
絰說見前又交擯諸侯相為賓也旅擯大夫為賓客也賓主君臣皆皮弁服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公使卿皮弁迎賓皆皮弁也先進端章甫願為小相
則雖相禮者當用端章甫耳凡端衣其裳雖端者其襟對裳如帷所旁有衽衽二尺五寸私居之服除玄端外其餘若衫繻褡
若褻裘若繭袍綢褶皆在褻服之列皆同深衣之有襟有衽深衣如今衫袍衣與裳連其襟有其衽左右而迎之
有鉤邊而不連以便解衣按深衣鉤今大襟古分其上為襟其下邊角而綴成為衽夾狀則鉤邊在右故曰左衽朝祭有正服古用布後世用帛國策令尹子文衣緇帛及
褻裘之衣呂氏春秋昔吾所亡者紡緇也又士冠禮有純衣又祭統夫人蠶以供純服皆用帛之證有裼服裼衣裘上人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袗絺綌不入公門蓋裘之上須加裼衣裼者禮有裼時則正服之前
左衿而緣出左袂由衿後垂腋下而掩諸正服前右衿之內露其裼衣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弗敢充者不敢掩蔽其美也裼與襲賓相裼則仍是袒若禮言袒則肉袒露臂肉袒覲禮肉袒祭禮
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纁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亦如之玉藻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麛裘絞衣以裼之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皆用帛之證不裼則襲襲非別有襲衣即取
裼時之左袖仍卷而掩其裼衣是也玉藻弔則襲不盡飾也尸襲執玉亦襲射禮則或裼或襲又裘服若狐白裘虎裘狐裘狐青裘麛裘羔裘之類皆見玉藻又狐色多黃故單言狐裘則爲黃色又犬羊之裘不裼庶人之服也單言羊則

老羊裘也詳見玉藻

齊必有明衣布孔曰以布爲沐浴衣也齊必變食孔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孔曰易常處也

朱註齊必有明衣布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齊必變食至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齊必有明衣至遷坐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

按何公集解本以齊必有明衣布爲上節以齊必變食二句屬下至瓜祭必齊如也爲一節朱子以此爲一節而取上節必有寢衣二句移在明衣布下今寢衣二句從經本文而分節從朱子

愚按明衣見士喪禮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既夕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緇綼緆緇純注幕布帷幕之布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衣之長至膝下也有裳不辟不襞積也尸不動故不必上狹下寬也觳足跗也縓黃赤色裳之飾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此襲尸之衣也齊與襲尸異而其制可類推江永曰生人明衣其裳當有襞積異於襲尸又他服在內者不縫而明衣有緣則異於他服禮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則齊時宜有黑色之衣謹按諸侯大夫士齊皆玄冠則衣亦當玄色江說信然曰布者孔子必用布也謹按此蓋孔子他褻衣有用帛者或他人明衣有用帛者故曰必有上布以見重此衣當浴後去浴衣乃衣之朱子以爲浴竟著之按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身乃必沐浴也又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是浴竟仍衣布被之以晞身也士喪禮浴用巾拭用浴衣鄭注衣裳是浴衣與明衣二物也鄭君以爲明衣乃浴後去浴衣而衣之義長說本正義取義於神明故曰

明說本毛奇齡 **變食者膳則加舉** 周官膳夫王膳用六牲疏牛羊馬犬豕雞也牛曰太牢羊豕各一曰少牢又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殺牲盛饌曰舉按曰一舉者一太牢也又云王齊日三舉疏曰三舉者加牲體至三太牢也玉藻王皮弁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日少牢朔月太牢注朔食用少牢日中則餕其餘惟朔月太牢趣商以玉藻日少牢謂膳夫一舉恐非太牢陸德明云玉藻不足據請按膳夫王膳用六牲乃以膳稱之大凡言下文日一舉實無六牲并用之明文不得以鼎十有二物之文即云其中必有一太牢也玉藻有云君無故不殺牛此亦理之可信者則天子朔食一舉當以少牢爲斷日中及夕則餕此少牢之餘齊則與日中及夕皆殺牲盛饌而不餕餘所謂加舉也牛羊無故不殺而齊則有故可殺然不必三太牢也明乎此而諸侯大夫可以類推矣玉藻云諸侯朔服以食特牲三俎夕祭牢肉朔月少牢注特牲三俎特豕魚腊也古氏愆曰特牲或羊或豕也是諸侯日食或羊或豕惟朔月乃殺羊豕也而齊之加舉可推而得矣論語曰大夫舉以特牲玉藻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內則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以此推之則孔子日食當爲特牲特者獨也大夫當降諸侯一等或豕或犬而已也中日不餕則日中及夕皆餕朝食之餘齊而變食則不餕而特殺也若以今日之齊不食肉解之則謬矣 **酒則飲醴** 周語云耕籍前五日王人齊宮飲醴蓋醴味薄淡與酒不同也士實嬖人子姪挾持齊曲禮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說議此則齊非不飲特試驗而不使變貌耳 **菜不茹葷** 玉藻注葷薑及辛菜也說文葷臭菜也錯曰[illegible]蒜韭荼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食葷注葷蔥薤之屬也是古人謂葷皆指菜之辛臭者言不以肉言也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可以爲齊乎孔子曰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按此即朱子所本然必須明飲醴之義耳 **遷坐者不處奧** 詩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不敢當尊也玉藻居恆當戶寢恆東首古人堂內爲室室東南啓戶西南隅曰奧與戶相對居奧則對戶故不曰當戶也右者一家之主居皆在奧祭五祀亦迎尸而祭於此此爲一室之最尊處齊則如見其所祭者神以爲人子不主奧之義亦宜遷坐說本論語釋故 **居適寢** 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禮曰非致齊與疾不晝夜居於內國語王有齊宮國君皆齊寢夫人齊於正寢大夫士齊於適寢蓋散齊惟夜處適寢燕預外事致齊遂夜處適寢不預外事說本黃式三論語後案適寢者大夫士之正寢也大夫士居常在燕寢齊與疾則遷正寢以釋故之言推之則齊可處正寢之奧而齊不處奧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孔曰饐餲臭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孔曰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也按古以齊必變食二句合此節爲一節謂齊者之事故孔注云然不多食孔曰不過飽也祭於公不宿肉周生烈曰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鄭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朱上公不去註厭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能養人膾麤能害人

不厭者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至不時不食）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至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至不及亂）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至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使經宿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即分賜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雖疏食至必齊如也）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薄物必祭（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食不至齊如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按何晏集解本自七齊必變食至此爲一節朱子以變食二句屬上節今從朱子

愚按食者六穀之屬 周官膳夫王食用六穀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注曰熟穫曰稰生穫曰穛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謹按周官內則所記皆以食之大凡言蓋言食則用黍稷稻粱麥苽之屬耳非天子每日必備六穀諸侯每日必備稻粱黍白黍黃白粱也亦非諸侯避不食麥與苽也 精對麤糲言之 說文精擇也非子註簡米曰精又說文糲一斛舂九斗曰糳名糲一斛舂八斗曰精即精鑿也惟鑿朱註以鑿非也 膾者細切肉腥之屬 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內則曰肉腥細者爲膾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又內則少儀注云麋鹿魚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細對軒大言之 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大片切者曰軒 厭如左氏傳屬厭之厭饜也飽足也 毛奇齡曰按說文云飽也足也左氏傳屬厭而已謂小人之腹止知飽足也昔趙年厭于乃其意輒禮記屬厭厭亦以尸主二食須神之辭與饜字通用集注爲本引此解皆作貪不厭精膾不厭細注於稠厭爲讀饜亦取過於飽飫而反致飢寒之義如漢書之漢京帝紀膳從饜之是也然此二句厭字不宜作嫌惡解說文彤曰史記汲黯傳黯衣食不厭平原君傳爲衣不完糟糠不厭周興嗣千字文飽厭烹宰饑厭糟糠凡古人用此多作飽解 不厭者不求精細而屬厭也 謹按毛氏說氏之說較朱註義長然實本於張栻張栻曰厭常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而後屬厭也正義申之曰謂語不可厭也集注厭足也孫疏氏曰厭棄注厭棄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不求精細而皆飫之也此說極圓足故從之 饐者飯傷熱濕餲則敗矣 爾雅釋器食饐謂之餲邢疏饐餲臭也餲兩字義同然說文而字義則有別說文饐飯傷濕也餲飯敗也洪曰餲饐臭也字林饐飯傷熱濕也餲食敗也轉與餲爲淺深之異謹按字林之解較明晰凡飯則味未有不變者足以廣朱註之義 魚爛自內發故曰餒 說文說文餒也從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餒內則魚曰作之正義引皇侃云作者動搖之也其解餒僖十九年公羊傳梁亡魚爛而亡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故也殺怙

口人飢口與內飢也故魚爛亦稱餒淸按此與餒字於義較得又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餧廣雅釋詁餧敗也釋器餧臭也

惡臭惡色臭失其正也色惡江永曰如米之將腐者則紅魚之將敗者則綠如鮒赤敗爲臟色皆色之惡也臭惡江永曰屬饐內雜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內則注庮朽木臭也鬱腐臭也漏螻蛄臭也皆臭之惡也淸按江氏皆以生物言之然色臭二字所包者廣舉凡一切肉腥蔬菜果水漿之類無論生熟皆有色臭其惡者皆不可食

敗者肉毀而臭腐也敗說文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曰臭腐也

色

失飪飪說文曰大孰也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易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亨飪之象鼎上從目下從爿爿古文象析木以炊卦從上離下巽巽木也離火也離火爲日亨飪者用火熱水鼎在其中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器中四行相濟謂之飪飪之言熟也按熟謂失之者或過或不及是謂偏勝偏勝者縱人不食之說本潘維城

治之失其節也爾雅釋器搏者謂之糷米者謂之糪郭注糷者飯相著糪者飯中有腥腥不熟也按糷飯過熟而相粘著也糪飯半生半熟者也此食之失飪也江永曰飪過熟之謂之熟爛半熟半腥者謂之爓祭祀腥法上古爓法中古熟之爲臨遞後世々食者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此食之失飪也淸按飲食之宜亦不可失可以類推

不時者失四時之宜春多酸食麥與羊宜羔豚膳膏薌𩵋人獻王鮪鼈人獻鼈蜃夏多苦食菽與雞宜腒鱐膳膏臊獸人獻麋秋多辛食麻與犬宜犢麛膳膏腥用芥鼈人獻龜魚冬多鹹食黍與彘宜鮮羽膳膏羶獸人獻狼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凡不當用而用即失其時說參毛奇齡潘維城

無朝夕之節淸按內則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可知儀禮天子日一舉齊則三舉玉藻日中而餕夕祭牢肉於天子諸侯文義互見是天子諸侯皆三食也白虎通云天子四食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不足據若大夫則二食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文在朝夕恆食孟子趙注朝曰饔夕曰飧淮南子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鄭氏以爲朝夕日中時殆亦大略言之耳

及穀畜蔬果之非時者皆是也淸按今人嘗新於稻黍之將熟未穀者則登而陳之矣於蔬菜則爭取初出者市之不問其有此菜之本味與否此穀與蔬之不時也果則如春秋之十月梅李實固屬不時卽在樹未熟者亦不時畜則如魚鼈鳥獸之類方當胎卵亦不

宜殺此果與齒之不時也毛奇齡駁朱子殺果之說亦未之思矣 此數者皆足傷人 諸謂毀敗色惡臭惡失飪不時皆足傷人者也 故不食 江永曰此皆未成形於君恐於色但以不食亦其意而遵食者自不敢不慎矣按此節頗得聖人氣象 割肆解也 周官內饔注又爾雅釋言殺也 正如周官正牲體之正 周禮諸子職大祭祀正六牲之體釋曰彩豳入陳一人出牲於鼎一人解牲體載之於俎其解折牲體各有正數諸子之職正其牲體之數 古人賓祭解牲載俎有定制則燕食宜亦有之 凌廷堪曰鄉飲酒賓體脊脅肩臑主人體脊脅臂肫介體脊脅胳肺若賓臂主肩即臑不正毛奇齡曰周禮內饔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饋食禮羊豕皆升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凡十一體羊豕胖腸胃膚實於一鼎豕不用腸胃然則升左胖升髀及豕用腸胃又若脫若殺之類皆非正體即不正也清按少牢禮佐食云舌縮於俎心舌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於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於肵橫之肵敬也取載於肵以名俎也安平也平割心之下以便載也午割使可絕也勿沒勿割絕而分散也蓋心與舌皆上下割之而不使絕心則立陳於俎內末在上故必割其下之本使平以便載舌則橫於肵俎而已然則心不安下即不正也此與朱註意相近心舌皆午割其本末則以心舌之正體為皆可知此又正之義也佐食又云肩臂臑膊胳在兩端脊脅肺在上註設有上下載牲體有前後也故肩臂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脅肺在中然則陳俎素上下之序亦不正也又有司徹云佑俎羊豕皆左肩蓋佑食乃用牲左體也則載祭以左體而佑以右體亦不正也素食之割雖無可考然大略亦不外此 牲體之割不正則非禮而不食 清按以心不安下心舌皆午割其本末言之於割之義固有取矣若賓主之分尸賓祭佑之分左體右體俎牲之有兩端上下則皆以陳俎而云割蓋以古者移鼎入陳一人出牲一人解牲體載俎是陳俎時正割時也故割不正當兼數者言之 醬醯醢鹽梅之屬 說文云醢也醢以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醯人注醯醢也江曰醯醬梅之屬古人設食以之為和間 或以為飪 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注濡謂烹之以汁和也豚則包裹之以苦荼而實蓼於腹中雞魚鱉則加蓼也皆以魚子為醬也醢肉醬也江永謂此皆上節失飪之事不得引之此節清按此實言之典據不得以上言失飪而不引也 或以醢食 內則腶脩蚳醢脯羹兔醢牛膾魚子醬麋腥醢醬字衍

臐膮牛炙牛肉也此四物爲四豆共列一行又曰醓牛胾醢牛鮨注牛胾切牛肉也牛鮨亦切牛肉爲細膾也此四物爲四豆列第二行又曰羊炙羊胾醢豕炙注此四豆列第三行又曰醢豕胾芥醬魚膾注此四物列第四行以上十六豆乃公食下大夫之禮又曰雉兔鶉鴽注食上大夫加此四物列第五行又記人君燕食云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注蝸蝸牛也與菰雉配脯羹析乾肉爲羹也與麥雞配稌析稻米以飯也與犬兔配又曰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注刷肉使乾捶之而加薑桂曰腶脩蚳蚍蜉子也以配之食脯羹兔以兔醢配麋膚麋之大者膚切肉也以魚醢配魚膾則芥醬配麋腥麋生肉也以醢醬配諸菹也桃梅之菹以卵鹽配大鹽形似卵也故名帶曹按大夫禮以特牲又行膾無膾則常食不必備物而或羹或胾或膾或炙則醬各有宜也

不得則不備而不食江永曰如當用醬而設醯當用醯而設醬或醯醬皆不設之類皆不得其醬也按熹飪之失醬亦同

食氣六穀之氣也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疾醫以五氣養之五氣者五穀之氣也說文引論作不使勝食既既小食也中庸既稟稱事注既讀爲餼則氣與餼既古字通用按此可備一說

量受酒之量也釋其曰古者酒皆以量名故鄉注禮書酒受三升四升又史記淳于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此以常人受酒之數無常不及亂者以不爲酒困也以聆

禮設殽以聘禮設館設飧言之肉不過七牢五牢而門外之米三十車禾三十車則肉少而飯多明矣公食大夫禮通之胡培翬曰以公食大夫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腸胃俎膚俎醯醢醬臐膷加饌有牛膷牛炙牛胾牛鮨羊膷羊炙羊胾豕膷豕炙豕胾魚膾則其爲肉也多矣然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一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湆是不勝食氣也則

常日之肉不勝食可知凡人有絕不喜肉者亦有全不同者夷狄之人以肉爲稻粱夏之人所嗜亦有肥瘠好醜之異此聖人一肉之微記者所必記也以燕禮通之胡培翬曰致爵禮行於堂上賓降之西者兩方壺賓於堂下門西者兩圜壺初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獻賓二大夫勝爵於公公取勝爵酬賓賓亦酬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屨升席安坐勸飲至於旅行無算爵所謂無算爵矣然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則雖醉亦正臣禮也賓醉執脯而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鍾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不及亂乎燕禮如此常食類推則常日之酒不及亂

亦可知清按肉與食相較而酒則無常所欲故曰唯酒之多寡雖無常量然偶有哀樂喜怒之殊則量亦異故不為量未能以醉為節而不及亂疑辨辨之曰亂者醉所為也欲不及亂惟不醉而後能之此文王毖酒之訓所以警戒將無醉也乎若詩天子之燕諸侯曰不醉無歸此不過勸飲之意而下文即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儀彰飲酒終爵無算此不過表令儀之意故下文即曰朝不厭朝暮不厭暮若醉則安見令儀與不厭耶此說甚有義理至又云人量有大小故不為量則從又此因蓋專指孔子而言也

沽酒劉寶楠中曰詩無酒酤我毛傳一宿酒曰酤鄭箋酒以三代無沽酒者至漢乃有權酤酒酤謂宿為是然致酒酤者故爾時市飲市飲酤沽酒矣漢書食貨志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黃式三曰周官酒正鄭注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又抑已是為沽也鄭注沽猶略也蓋謂粗惡之酒也何按沽仍以為買為長餘備一說可也

市脯黃式三曰市脯有本作宗脯有作之味不可輕用易之也宗廟故言之也馬氏繹史為脯調和滋味之肉周禮中曰曲禮脯曰尹祭注尹者正也孔疏正自作之也邢氏疏脯修肉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精按劉氏說足申朱註之義黃氏解市沽可備一說不必從

不精潔故不食古者惟人惟其疾者得衣服食肉其餘伏臘祭享乃得食之祈有沽市酒脯者蓋以備民間養老謂也孔子為大夫祭以特牲固不沽市則已致仕飲賭亦宜備物非庶民比沽市恐不潔故不食漫於孔子嘗從立禮器樂之音宿祭祀設寶洗觚爵盥盤豆籩等祭器又受胙飲酒祥宮仰爵樽散觴凡送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自以奉饋於上家貧儀具云云是祿禪之祭祭先聖者猶不敢以沽市之酒肉褻瀆矣

薑味辛臭說文作濁溷之氣也通神明去穢惡本草薑通風濕去臭氣通神明故他常物皆徹玉篇注徹去也按說文常物之類者常物也薑獨不徹徹撤古者有度食之禮天子左達五右達五諸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孔子為士及為大夫而未七十則用坫七十以後用閣凡食果與食則徹酸疑求則不設而度以備時食無以從者也十日見禮役傳學於君子君子則少勝不講退可也故不撤常者禮也常常物也孔子以意饋之頃氣禮不若無之為則所度者獨當而已酒時此外不得一字確有證據可從

不徹則疑必多食故復記之曰不多食疏曰本草謂今人嗜辛盡惟此最為常品故孔子每食不撤可常食但不可多耳姚鼐曰菁常食辛苦辛故不多食皆宜謂不乏食與上文不離則說非安樂人不嗜於食尚何待記而後明

乎闕若曠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泛及耶說皆可從見聖人無所嗜也非必謂聖人即無所嗜特以見孔子本不嗜薑不過以其較息祛其穢之纔爲消故不撤耳昔文王嗜昌蒲不失爲聖曾皙嗜羊棗不失爲賢又如唐魏徵亦嗜醋芹助祭於公禮記大夫冕而祭於公疏準仲尼與於蜡賓史記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吾猶可止本論入太廟皆祭公之證

或受胙左氏昭十六年傳爲嗣大夫與祭有職受脤歸脤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皆祭肉之名受脤者受君所賜之祭肉孟子所謂膰肉不至左氏僖九年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賜齊侯胙皆指此活按書賑則胙亦在其中或歸俎歸賑者大夫士以俎助君之祭祭畢則自徹之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是也曲禮疏以爲士乃自徹大夫則君使人歸其俎陸佃曰蓋凡賜不特士蓋大夫亦自徹俎徹其則君使人歸之皆在繹而賓尸之後其肉或已三日故不再經宿劉寶楠曰凡殺牲皆於祭之日且明行事曰又祭謂之繹繹祭畢乃頒所賜胙及歸賓客所助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恐皆多祭繹後頒胙可也夏祭則似宜當日頒然不宿歸則一也又助祭於公亦有路之遠邇若邇者肉自不宿若道遠或因事於胙遲延則肉不可食此當受而棄之家之

祭肉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又曰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則考廟王考廟及門行而已家廟爲內祭族厲門行爲外祭亦賓尸後而頒胙故以

三日爲節家之祭肉以頒子孫及執事者又以饋朋友若逾宿是褻祖宗之餘而棄之爲不敬也三日之節亦因次日有繹尸俎及繹祭諸事故也然亦就多祭言之若夏日又不可泥祭畢即頒可也晉申生祭齊姜於曲沃歸胙於公祭宮中六日而後獻則歸胙之往不特牲祭宿於卑然即祭畢幼亦可歸祭於特長以事鬼神之道與人殊也非公胙急而家胙緩也公祭家祭其頒胙之期大約相同公胙之不宿正恐出三日而不可食耳豈有緩急於其間哉曰出三日不食之者言出三日則人人皆不食非專指孔子也食寢非言語時言語字分言之則別合言之則通故不語不言令人於一飯之頃聚談不休不知當食而語則口宜並用不特傷氣且有吐茹不明響遝迫促之狀而祝鯁祝饐又章中事也若父命呼食在口則吐禮賢才而一飯三吐哺禮食之會有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又有合語乞言之禮則行禮時語食時仍不語也

猶爲尋常論難之辭則食畢而緩以忍之可矣又凡人於寢時每所有言如考槃詩獨寐寤言是也然寢主於靜當情心安欲假息在牀非出言之時故不當言以奮須休息心靜心複則閒反之言推之寢則心欲不宜有言可知矣

疏食麤飯也 雜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按此言禮物不足祭非謂疏食不可祭也 菜羹以菜爲羹也 羹有用肉用菜之分凡肉汁和以藿菜者謂羹不和雜菜爲大羹又見內則者有濡犬雞兔之羹皆和以蓼濡者米屑也此皆肉爲之者也呂覽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又內則如芼羹及麥飯芼羹之類則皆菜羹糝實糁因此又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 瓜即曲禮削瓜之瓜 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此果實之瓜非殺實之瓜若殺實則菜羹足以括之矣謹按朱子從魯論注作必其意蓋誤以爲殺實之瓜而謂菜羹足以括之耳然殺食則或華而切之或片而切之其爲環爲中爲捺無可辨矣故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是果實之瓜亦祭不得謂飲食需人工而成則祭瓜果天生而不祭也然毛者餘以瓜祭爲禮祭名則又非雅玩玉藻之文蓋謂瓜則祭其上環上環者蒂間也食其中食瓜之中也棄其所操手所操握處也祭與食與棄相對成文非以瓜祭爲句也 祭者 謹按祭字連上疏食菜羹瓜三者而言也 古人將食先以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豐清之間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 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命祭衍祭炮祭周祭振祭擩祭絕祭繚祭共祭鄭注謂皆祭食之禮命者玉藻君命之祭是也衍當爲延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包者燔也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間是也周者徧也曲禮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振讀本同不食者擩而祭之特食者既擩必振乃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少牢曰取肝擩於鹽振祭是也絕祭繚祭亦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鄉飲酒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是也共者授也主人祭食宰夫授祭是也謹按此皆祭食之禮也然食必火食其祭宜也瓜既果實何必祭且祭瓜例不祭果此或以殺實之瓜耳祭進非果實之瓜而亦祭歟 薄物之祭亦必嚴敬畢人之誠也 謹按祭食非無拜禮之節近人時文有用拜祭字面獲售者此平日殊未讀書

也又按玉藻唯水漿不祭□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不祭而祭飲漿是食於君則水漿亦祭矣

席不正不坐

朱註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按何晏集解本合下鄉人飲酒三句為一節朱子分此為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古者席有二有設席曲禮請衽何趾儀門曾子易簀及常坐安而後詩下莞上簟皆以設席言莞蒲席簀簟皆竹席純皆是緣以布者　有食席本章正席先嘗祭統鋪几筵詩肆筵設席皆以食席言先設迫地者為筵後加者為席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是也　有坐席曲禮請席何鄉又曰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皆以坐席言　凡食亦坐故此當兼食席坐席言之席可通稱而第言坐則唯指食席坐席矣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謹按曲禮此文據席夾席言後之席皆在其中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此禮席之在室階上而與北鄉之席者也若師弟請習般友朋宴聚會當別有室凡室之戶多旁啓故四方皆可設席此則有北鄉之席矣　凡設席禮器云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周官司几筵云王莞筵通讀之藻以莞為之紛純注紛纁為組之類白繡也賈元曰紛如綬有文而俠按紛如內則紛帨之紛純緣也　加繅席畫純注繅席削蒲蒻展之元曰大席桃枝席按此天子以祀先王以前之及大朝覲大饗射甘國命諸侯則設之若饗射則設熊席若喪事則萑席而迫地之筵用萑蒲純又書顧命筵席注即桃枝席底席注即蒲席豐席孔傳西莞席筍席注曰竹席諸侯爾命所載乃喪中從吉之禮則所謂莞筵筍席者其制或當有異不必強以周禮

諸席蒙合之諸侯蒲筵則繢純加莞席紛純此諸侯祭祀之席繢畫文也莞筵則紛純加繅席畫純此諸侯非席及筵圖

賓則設之國賓謂諸侯來朝者讀按司几筵凡安事諸侯亦莞筵紛席係改繅純爲紛純而何彼無明文若大夫之席則公食大夫云蒲筵常丈六尺曰常

緇布純加萑席尋八尺曰尋玄帛純讀按大夫設席華而睆見檀弓食席坐席不如是也若士之席則鄉飲酒鄉射并云

蒲筵布純士冠禮同讀按注家謂天子五席莞繅次蒲熊諸侯三席蒲莞大夫再重禮在十一席蒲筵而已天子衮事之蒙住非常用之席故不數隨個曰書顧命四席皆言敷重大射儀司宮設重席設於賓左蓋筵單

設而席則重故天子一莞筵加二繅席二次席而爲五諸侯一蒲筵則加二莞而爲三一莞筵則加二繅而爲三大夫則筵席皆單爲再重士一重云云以重字之義言之陳氏說亦可通然大夫之席則兩說皆同凡席皆就

地設之古人無椅凳等事皆在地以尻就踵謂之坐跪立則謂之跪飲食誦讀則坐遇事敬則跪孔子大夫禮當設

席再重設當其位謂之正不當其位或布筵肆几闊狹失節或純與重數差誤皆

謂之不正此賓客屬目之地不可苟且遷就非苟此小節也按曲禮主人跪正席亦恐席有不中度則不便客坐故正之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

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

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鄭曰儺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

附公論新報館內

朱註鄉人至出矣 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儺至阼階 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鄉人飲酒至阼階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按何晏集解本鄉人飲酒三句合上席不正爲一節鄉人儺自爲一節朱子以此爲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鄉人者一鄉之人也杖者六十以上者也 曲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以鄉言故知爲六十以上者孔子五十一爲中都宰五十二爲司空遂爲司寇五十四攝相事不久適行六十八乃返魯此節唯言杖者而於杖者之中更無分別疑記此在五十四以前也然六十八以後同爲杖者又當依年長者先出亦可知 不敢先亦不過後者舉人之出有節也 鄉黨尙齒故不敢先飲畢衆賓皆出不宜淹留以褻瀆主人故亦不過後然當時之人必有先杖者而出及遲留以褻瀆主人者故記此以見聖人之有節 鄉飲如鄉大夫賓賢能 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禮而賓之以獻於君遂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其賓賢能則有鄉飲酒禮其鄉射則有鄉射禮均在儀禮考鄉飲酒則鄉大夫爲主人三年一行之以賢者能者爲賓次以齒序介次之衆賓又次之其出入進次視此若諸公大夫有來觀禮者其設席在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其入也主人降迎賓介衆賓皆降復其初入門時之位以俟之揖讓而升公之禮如賓大夫之禮如介禮按鄉飲酒禮記賓出衆賓皆出又云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然則諸公大夫皆後賓而出也據此則孔子未仕時若以賢能爲賓自當先出若爲衆賓則衆賓中有杖者自不敢先之若既爲士大夫而往觀禮則同觀禮有杖者亦不敢先之矣鄭注以爲賓與習射不序齒殆未即衆賓與觀禮之大夫而思之耳 飲國中賢者 鄭注謂此即賓興之禮謂按賓興三年一行儀鄉大夫禮賢重士其平日豈無燕饗之事安得以賓興括之此當另備一義 州長習射 地官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儀禮鄉射鄭注州者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故名鄉射禮按鄭氏此注非也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周禮有明文則謂州長習射與

鄉射禮國可也不得謂其名之有所假借也今攷其禮有賓有衆賓有介其有大夫來觀禮者凡迎而設席皆如鄉飲酒禮及賓出則衆賓皆出觀禮之大夫後出此節之義可以類推**黨正蜡祭飲酒**濟按地官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齒者序齒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此即序齒之事也孔子爲士則齒於鄉里爲大夫而再命則不與鄉里齒而與父族齒及三命而後不齒禮曰仲尼與於蜡賓即此是也又禮記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則蜡後而出不復知先後之序可知孔子則難之矣**族師祭酺**地官族師職春秋祭酺注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祭酺合錢飲酒也禮器曰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即祭酺之事也**及冠昏祭祀與夫尋常酬酢之類皆是**濟按或謂此節主於敬老惟蜡祭爲確切之證若鄉大夫州長則主於敬賢祭酺亦非養老解云云其說非也鄉人飲往而不敬老豈有非敬老禮則可先杖者而出乎以是推之則一鄉之中或友往來冠昏祭祀皆有宴會皆必杖者出而後出矣致士冠禮士昏禮皆有醴賓之文又特牲少牢饋食禮皆以祭祀而有賓主兄弟酬酢之文而尋常酬酢往來之事又可推矣**儺享於方相氏以毆疫周禮月令作難郊特牲作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元曰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裼或爲獻或爲儺故文從裼濟按郊特牲之文與鄉黨同則儺裼當爲一事觀周禮月令皆曰難取義蓋執兵以卻難見占夢注裼從易示取義陽祇夬兆鬼陰氣也儺陰而卻其難則陽氣伸矣故亦名裼鄭氏以爲強鬼非也蔡氏既云儺陰又云抗陽尤誤矣說文儺行有節也裼道上祭也兩義亦不甚相蒙**凡儺有三此當爲季冬大難**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以國言則在諸侯之下者不得難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天子言則天子外亦不得難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曰命有司大難則下至一鄉一邑皆可難矣故此節當爲季冬之難**儺者執戈揚盾武勇之象象其變也孔子朝服臨以文事也常也孔子**

立阼階則儺者由西階可知阼階主也西階客也鬼神者陰陽二氣之靈也惡主氣以逐客氣所謂存室神逐疫者也 請按此合邢義性理論之文通而會之而禓與儺之義尤瞭而易見矣 蓋精氣充積於已而有常則游魂自不得爲厲而生變是非深知鬼神之情狀者不足以語此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孔曰拜送使者敬之也 康子饋藥 包曰遺孔子藥也 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朱註 問人至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至不敢嘗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問人至不敢嘗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按何晏集解本分兩節朱子合爲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孔子周游列國所交皆名卿大夫如蘧瑗老聃師襄顏讎由司城貞子與夫晏嬰沈諸梁之屬皆一時賢俊其往也有饋其返也有贐皆可以意得之其異地相問 邢疏聞對道也武億曰以物將謝曰問朱亦據曰曲禮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鄭注儀以問之左傳哀七年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哀十年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皆弓之屬不出覺皆

問人必以物之殺也又聘禮大宗伯時聘曰問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侯禮小聘曰問 如子華使齊子貢冉有至楚之類其事必多他邦之人來問孔子者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是也 特經傳未記故不可攷耳皇侃以問爲聘問以他邦爲鄰國之君非也不可從 再拜送者士相見當再拜今拜使者如拜所問之人 江永曰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按使者至他國見其人亦必先再拜致命而後以私禮見所問之人必答拜 此當時使命之通禮非孔子所獨也藥必當其疾周官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藥則草木蟲石穀也 所饋未知當否故曰未達 饋遺也以物與人尊者曰獻卑者曰賜通行曰饋劉寶楠曰此饋當爲丸散之類故曰未達種維城曰藥得其當雖毒者能療病不得其當雖不毒者亦殺人按未達者未知此藥與此疾合否不必即丸散也 拜受者禮也 禮大夫有賜拜而受之君明友之饋則非祭肉不拜矣又按喻言拜則一拜而已 告以不敢嘗謙疾而不欺也 凡受人饋食必先嘗然後拜謝醫藥不敢嘗故以不嘗告之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

朱註 廄焚至不問馬 非不愛馬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

按何晏集解本自廄焚至君祭先飯爲一節朱子以此自爲一節今從朱子

澍按廄焚事據家語爲公廄 家語子貢問曰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問曰是何也子曰是亦相弔之道也據此則爲國廄

據雜記雜記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不言公廄家廄及此章退朝之文爲家廄論語偶記曰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曰退則退朝乃退至家焚若家廄若公廄則路馬亦不可輕安得不問然公廄則春秋宜書淸按以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例之則焚當書且書者既焚必作新廄又當書今不書知當爲孔子之家廄說本劉寶楠廄焚則傷馬爲意中事大夫不徒行皆有車有車則有馬諸侯貳車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士有貳車庶人牛車挾車一乘四馬孔子上大夫馬數不下二十匹而傷人與否較馬爲重馬既多圉人必不少況救焚時人數尤衆問人不問馬遇變而不失輕重馬輕人重之常也或以傷人乎不爲句問馬爲句然乎字已是問之語氣不字蛇足矣不可從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鄭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若爲君嘗食然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既駕隨之

朱註君賜食至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

振華印書館刊印

君賜也齊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至先飯）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嘗食不敢當客禮也（疾至拖紳）東首以受生氣病臥不能着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而引大帶於上（君命召至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隨之（君賜食至行矣）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按何晏集解本君賜食至先飯合上賤從爲一節疾至拖紳爲一節君命至行矣爲一節朱子合之今從朱子）

愚按食者庶羞或鼎肉也君賜當下拜而後受（孟子稱繆公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又曰國君養君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按一拜謂拜孟子與玉藻文異然國君養君子所饋當不止酒肉觀賜禮致饔餼一字腥一字歸饔餼一字腥二字熟二字可知然則不止酒肉當再拜唯酒肉則不再拜又左傳天子賜齊侯胙下拜登受則拜當在階下）

正席先嘗敬君惠也（正席以表敬嘗以領君惠嘗先嘗則餘當頒賜更以溥君惠）腥與胜同生肉（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非此義不熟之肉作胜餘同曰內則注胜本犬膏臭作腥腥乃星見食豕借爲胜而鄭注曰胜從肉生聲爲生肉自經典多借用腥字後世遂不知胜之本字誤矣）祚胙也（祭肉則右胙以賜神左胙以食人或頒臣下然其義當在祭於公不宿肉之下此腥不必爲祭牲也君之畜牲亦或有頒人時也）薦薦之寢廟也（月令天子世新荐在寢廟此可備推）生則畜之推敬君之心以愛物也（清按禮大夫無故不殺犬豕況於君賜乎然賜畜之待賓祭之事而後殺可以立得之）腥生之賜（論語釋故曰天官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此賜食賜好賜而生腥不見於經當主賜禽言之賜食即所謂一牢之餼也賜）

腥即所謂一牢二牢之腥也賜生即所謂二牢之餼也濟按聘者身仕此國而聘問鄰國與君之飪腥餼爲饗食爲歸饔餼聘禮有明文並待以客禮曰致曰歸不當言賜此言君賜則夫子在魯魯君之賜也故內饔凡王之好賜肉玉膳酒肉之賜不再拜賓唯言肉唯言肉則腥在其中而不得以好賜專屬賜食矣伯魚之生昭公賜鯉孔子以名伯魚則是賜生矣然則腥生之賜固有可據也或曰孔子周遊列國列國之君禮實而歸之如孟子言國君於君子以君命將之之類蓋士之失位出疆故皆以鄰國之君待之當與外客之禮有間故也然周遊列國之時則無祭不祭與本文義意之義不合故此賜仍以魯君之賜爲是 拜受當與賜食同 以孟子玉藻通之腥肉也生亦肉之類也當一拜若有加籩則當再拜稽首而受 侍食之禮儀禮士相見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禮記玉藻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詳略互見 士相見無君客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命食之文 正可參攷 若會而通之則侍食之禮君祭而不命之祭是爲不客君祭而命之祭是爲客之然無論客不客其先飯徧嘗膳羞飲而俟則皆同也既曰俟則君命之食而後食宜亦同也其嘗若有進食嘗羞者則俟君食而後食此蓋謂未飯以前有人進食嘗羞則不先飯也然經不言宰夫而言若有云云則進食嘗羞必非膳宰當是同侍食之大夫講說 君祭 以食少許置豆閒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鄭見瓜祭節此無拜跪之節 先飯嘗食之義也 周禮膳夫之職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又曰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燕賓客則徹王之胙俎云云濟按以公食大夫及燕禮攷之皆無膳夫嘗食之文士相見玉藻亦無之而雖言侍食者徧嘗膳若宰夫有進食嘗羞者云云亦未明指膳夫則是君之常膳當膳夫嘗食若有侍食者則客不客皆侍食之臣嘗食此侍食之定制不係乎膳夫之在側與否亦非不客有膳夫客之則無膳夫也侍食而禮當嘗食更非爲俎而代膳夫之職也說經家墨守鄭如孟不知此 禮侍食而君客之則命祭客者謙讓之意非如公食大夫燕禮之爲賓也 濟按公食大夫者主國之君以禮食他國大小聘之大夫也其禮公再拜揖食賓取韭菹以辯擩於醢上豆之閒祭贊者取黍稷授賓賓又祭又取三牲之肺授賓賓興受坐祭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又祭飲酒於上豆之

尚而魚腊醬湆不祭宰夫進稻粱賓取粱即稻祭於醬湆間賓者以庶羞之大設賓受從宜祭之公退於箱賓三飯以湆賓宰夫設豐於稻西賓坐祭及受爵後公又退於箱賓乃宰食會飯三飲云云凡賓祭者八而不言君祭薦羞禮者君薦有勸勞之大夫也其禮以燕饗使宰為獻主言之則宰夫代君為主人賓升筵左執爵右祭脯醢取肺絕祭又祭爵中之酒主人亦坐祭不啐酒然後公祭如賓禮北後主人又坐祭而卒爵坐祭而飲賓賓又祭酒賤爵者皆坐祭云云凡此皆不待君命先自祭也然公食大夫則主君不同食而退於箱燕禮則君使宰為主人皆與此節侍食之禮不同以此觀之則玉藻客之二字特表謙讓之義非賓客之謂可知矣若客禮則不待君祭不待君命先自祭矣

此節不記君之命祭是君不客之也

此節說者不一朱注從鄭多有若爲宰公之文本無臣字或據鄭氏玉藻注臣禮有勝夫君祭臣不祭客禮無膳夫君命之祭而祭謂此節是宰夫設饌未舉或嘗饌加饌有故不在側則旁近之臣代膳食云云江永曰此君以客禮侍之故代宰夫膳食客之則已嘗祭其不言已祭者或君未命或記者畧之若非客禮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吳英曰惟孔子為君所客故無嘗羞者無嘗羞者則君將命祭孔子遂不敢當故不俟君命而先飯以自同於不客之禮飛尚曰此不言命祭非客禮也峯經識小曰此非以客禮侍之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先飯嘗之至也無敢嘗者之禮也又云君與臣正食禮公食大夫禮是也公退於箱不共食凡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非禮食則不客矣式三曰公食大夫禮爲正主羞所嘗爲客禮之文此節所記爲不客禮潘按諸說紛紜曾宋即士相見玉藻膳夫之屬文而熟思之其士相見玉藻群略臣見嘗食而遜之膳夫之文乃人君自食之禮非侍食之禮不必強爲牽合說禮家必以膳夫之有無在側不在側言之蓋泥於鄭注之誤也至云不以客禮則不先飯是又以若有進食者進者專指宰夫且分禮經上下文爲兩橛而誤之也其云公食大夫爲正禮是更以待外臣之禮牽混爲侍食之禮矣

大夫疾君當三問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一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先儒謂此通說君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未必君親至亦得使人問也

東首者居北墉下而東首使君得以居奧而視已

潘按朱注的牛有疾章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南牖下使君南面視已此說確備未見確據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然漢人說禮不無穿鑿附會則勝此舉未必即禮之定禮不可引以證經也疾禮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牖與墉古

附公論新報館內

通用是病者皆以北墉下正義曰十一月一陽生於北氣之始生也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寢無不東首者惟大斂乃易衽如將斂御衽於奧則北趾南首是也又書老者則惟其所安如曲禮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以此推之則寢疾者亦當唯其所安疾時不必皆東首可知然君來視疾則必東首焉喪大記皆與此節同蓋大夫有疾則居正寢寢南北牖南向西北隅啓窗取天光爲屋漏西南隅爲奧爲室中最尊處東南隅爲戶居奧則對戶當者對也故曰當戶君入室當居於奧之位皆處居奧則西向故病者東首以示面君之意說參劉寶楠毛奇齡

加朝服喪大記及既夕記皆云徹褻衣加新衣以備死時當也此當不徹褻衣加朝服矣又司服云士之齊服玄端又禮記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以疾者養疾者皆齊推之則疾亦服玄端衣加者加於玄端之上

拖紳玉藻凡侍於君紳垂又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此紳之可考者也謂拖紳制宜參看子張問行章帶白帶紳白紳紳乃帶之垂者立而東帶則紳垂於下疾臥則紳不能下垂故拖之也

如朝君也平時見君當朝服此時不能著衣東帶故加服拖紳以示雖疾不敢無禮之意

召不俟駕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加於馬頸馬在軛中則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徒行蓋先行而御者駕車追及乃乘之而往也

不敢慢君命也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疑皆曰在官者謂路門外治事之官此當不俟屨則以在外而言又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又萬章篇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鄭曰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朱註入太廟每事問重出也

愚按鄉黨一篇雜記聖人之事入廟在所當記非重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暱也

朋友之

振華印書館刊印

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孔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

朱註 朋友至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至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誼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朋友死至不拜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兩節朱子作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朋友兼師弟及故舊而言其館於夫子者夫子殯之已見檀弓 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是也 此云無所歸是並未館於夫子者而亦殯矣 如死逆旅之類 於我殯者言我任其殯事也 朋友雖人合而非天合然自儕上相見禮以來或於朝爲同寮或於賓發文死在館辦遷葬概皆過之故從實殯爲喪事生時既備賓主之儀死無所歸而棄之非人情且薄俗也 殯士喪禮註棺在肂中斂尸置所謂殯也 當就其所在而殯之 謹按以情理論館於夫子者當就所館之室而殯之不必殯於西階也若死於他所而無歸則當就其死所而殯之不必迎棺入己家也觀檀弓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其由賜也來見我者吾哭諸賜氏無非酌乎情理之當而已 饋遺之物不一而重莫重於車馬 正義曰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有車馬也 車馬猶不拜則輕者不拜可知祭肉之拜朱註已明然不特尊祭可饋卑幼即卑幼之祭亦可饋尊長 如顏淵之喪饋祥肉是也 其拜受之禮於卑

祀幼之祭必有異（衍按以理度之祭祀幼之肉當不拜）此節蓋據常禮言之耳
寢不尸包曰不假臥四體布展手足如死人也居不容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
貌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鄭曰褻讀亦爲緤（按鄭本褻作弃）今從古凶服
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圖籍者也鄭曰版
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
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爲烈
朱註（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
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
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見齊衰者至以貌）貌禮貌（凶服至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式
一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爲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

振華印書館刊印

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至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敬天之怒曲禮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寢不尸至必變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按何晏集解本分兩節朱子合爲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尸者坐如尸之尸凡死人之屍當作屍且死人當仰臥不當偃臥註假死人非也古人祭則有尸尸字訓當訓主孫爲祖尸以人當神欲神依以爲主也凡篆文從尸之字皆不作死人解惟屍經多作尸乃寓尸之取其便耳尸主於敬其四體必平直矜持寢必側體左右互爲屈伸以息其體如尸則臥必不安故不尸容者居則設張容負依依與扆通而坐二語見荀卿正論篇楊倞註容如小曲屏風又爾雅容謂之防郭璞註亦謂如小曲屏風唱優近人以隆本及顏成石經容作客謂如賓客之客此改竄經文不可從倚之器也容之義乃取容儀以爲器名倚不指器而泛謂容儀則申申夭夭者獨非容乎古者天子設斧扆在路寢門外朝則負而立士大夫設依於室外堂內北當戶牖之間儀禮記佐食所謂出戶負依南面是也有事則張容私居不張容取其安也寢居相對成文如君子居恆當戶寢恆東首之類齊衰五服之第二此齊衰當具弟服若己有大喪則下文凶服者是已今但云齊衰則一爲齊衰杖期一爲齊衰不杖期一爲齊衰三月皆其義也若父在爲母亦是壓於父故凡此皆謂之與凶事也

冕大夫助祭於公者樂工或瞽其入廟登歌爲人助祭識行燕饗射禮之客事說見子罕篇彼言少此言狎褻褻訓數見爲長蓋冕乃大夫助祭者非燕私所得見也義足相參皆人所易忽者也曰必變見哀之在心曰以貌見敬之在事凶服者凶服孔注凶服送死之衣物書正義謂如穀梁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玉曰含貨財曰賻之類按依經文有者字則明指服此之人則孔注疏誤也柩車在途斬衰執紼之孝子也古者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國有大事猶當貸之非執紼則凶服無由在路負版者孫公羣以喪服有負版謂此衛喪服喪服傳負廣出於適寸注負者以一方布著於衣背縫者領下垂放之以在背故謂之負又曰負版適及闕中合廣六寸此又旁適外各一寸兩博尺有八寸是經傳致詳曰版當讀若曲禮謂負版者之版此句承上凶服者式之而言與上雖狎必變雖褻必貌一一例待按上文言見凶服二句已言喪服矣若負版又指喪服不蛇足乎至負版之說改置經文不足辨也持邦國圖籍者也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都鄙郊野男女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詔司寇於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於王王拜受之此民數之版也黃式三曰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士大夫及士之侍御皆有版不獨民數之書矣或哀之或重之故式黃式三曰攷工記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隧者車輿之深也隧四尺四寸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謂一在前較深二尺二寸三分寸之一是謂二在後式高三尺三寸兩輢上出式者謂之較較高五尺五寸人長八尺小僂則憑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以憑者爲式左右曲向後稱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爲式見江氏圖攷則詩謂猗木非也宜作曲木攢維城曰平常乘車則憑較詩所謂猗重較兮也若有所敬則兼手據下式而頫得軾仰故云式軾馬尾也式之象如此有盛饌者禮有加也如春秋傳鄭公賦有昌歜白黑形鹽又鄭饗晉侯有其五獻之籩豆又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爲其加等故曰盛饌非空言也變色而作謂立而興辭不敢當此禮也此正由主人之過禮過禮則失禮矣而彼乃謂敬主人之禮與經文意相反矣且饌饌則當謝而曰敬饌非敬饌尤屬辭致曲謂主人親饋則拜

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主人親饋則客祭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辭曰疏食不足祭吾飧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然則敬不敬視禮之當不當不以豐儉也此變色而作其義當如管仲辭上卿之禮郤至聞地室金奏驚而走出之類

迅雷風烈必變註謂敬天之怒是也書金縢有王與大夫盡弁之禮既弁則服亦當皮弁服或有不僅衣服冠而坐者且或在廟或趨朝宜以時事與天變之久暫爲權而衣冠從輕或如曾子問之記日食及君之太廟火之類而權衡歟

升車必正立執綏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車中不內顧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魯論內顧上無不字鄭本有以曲禮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之義惟之宜從鄭本不疾言不親指

朱註升車至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車中至親指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升車至親指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愚按升車自後由左上正義曰升登也古人升車皆自後又曲禮云僕展軨效駕由右上僕由右則乘車者由左可知綏所執以升下者也正立而執之以升舉人之謹於微也毛奇齡曰天下無升車而可云立者舉足以登胯立於何時此立蓋升車後車上之立古人乘車皆立車上惟婦人老者乃坐曲禮婦人不立乘周制后妃乘安車大夫老者亦如之是也然古人登車下車無自挈綏之理惟貳綏散綏繫於車而垂其末僕自挈登若良綏正綏則臣授君僕授主夫授妻令而升車之已耳何所庸執此當是乘車危事須一綏執之以爲安云云荷按毛氏說甚

車上繩以繫馬者曰轡。曰綏自御自執之有僕僕執之若兩人幷執則心手各不相應馬難適從若另設一綏繫車上以爲安則車上有軾有式皆可依憑何必此綏且綏之爲物屢見禮經不得憑藉說致少儀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是綏爲升時用不在車上明也又曰僕執君之乘車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明執綏而升也禮綏貳綏是僕者升時所執則良綏正綏其授之者與主亦必執之以升矣執者下把之也毛氏何所據而見車上爲執升車時不可云執那立者未升車時僕授綏則正立而執之以升一則動必以正一則防有傾躓也綏爲升下時所執禮有御文例紛紜之有又按周禮及官禮僕于升車屬乘右尸乘以几注憑者憒也大夫士所屬無可致當屬軗而升又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內顧疾言親指曲禮車上不廣欬不妄指與此大同小異 非惟惑人亦恐御者惑之心不在馬或致傾覆也

色斯舉矣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翔而後集 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梁粟也 謹按潘維城曰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膏粱之疾王砅注幷云粱梁也皆鄭注之證蓋古通用也 何曰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

朱註色斯至後集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曰山梁至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說文梁水橋也山梁謂山澗中橋以通行人 時哉言雉之飲啄得時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

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呂氏春秋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即訓執取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

愚按說文無嗅字故致諸說紛紜何說未合其訓具食嗅訓孔子三嗅其氣而起細味經文語氣外不類且於色斯二句意亦不貫邢說不足據錢大昕曰孟蜀石經三嗅作戞不能無誤毛奇齡曰石經誤魏唐本皆未有作戞者劉說亦改竄經文爾雅釋獸曰獸人曰齂魚曰須鳥曰狊皆言動之貌惟狊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據動也說文狊從目從犬訓犬視亦與顧之意毛奇齡曰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焉得有三謂按凡鳥將飛起必先作勢其翅作奮張欲飛故云三三之字義見曾子三省章然此說須改竄經文未爲確訓也皆非確訓又毛奇齡據梁顧野王玉篇嗅字無狊字玉篇嗅字音五教反訓叫也以爲或少一豎或多一豎實即此字爲嗅乃叫字籀文斯也謂按此說頗近理惟鬥引說耳至臭從鼻三嗅爲三歎則懸求共之者拱其手而向之也嗅從目從臭以目就嗅也說文齅以鼻就臭也臭從口則對從鼻之齅三之爲言屢也詳按說見曾子三省章言孔子見山梁雌雉歎其物之得時子路聞夫子之言因共手向之而雉疑爲搏取論語疏證曰子路以夫子歎雉而肅然改容拱手上共而向視之雉疑懼之三振翅而起詳按其說雖長惟振翅可不必從欲起飛去將起時頸屢伸動其狀如嗅故曰三嗅而作詳按凡鳥或行或動頸皆伸動正如嗅狀不必果有臭而嗅之也此其幾適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之言合何嘗古成語而記者引爲先經起例之文也說本陳舊鄉黨一篇記孔子起居言動

附公論新報館內

衣服飲食之節皆聖之時而已故篇末記時哉一言以見意古人著書體例每於篇末一唱三歎以見著作之意堯曰一篇以終論語二十篇之意由堯舜至於湯一章以終孟子七篇之意則此一節蓋以終鄉黨一章之意

振華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終

後學武進殷廷杓斗南
後學襄陽王汝玉子珩
男　應鑾　紀三
校字

附公論新報館內